

0 10 20 30 40 50 60 70 80 90 100 110 120 130 140 150 160 170

Inches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Centimetres

陳

22.6213
9430.073
29

卷八藝文志	雜著	疏	攷	序	傳	記	雜詠	古詩
卷終志餘	外記	八景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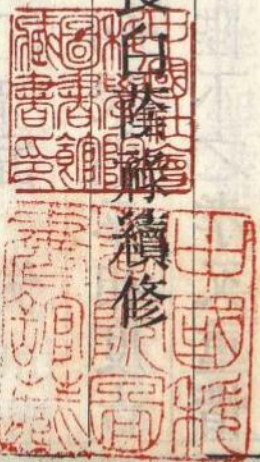
Kodak Color Control Patches

懷安縣志卷八

知懷安縣事長

藝文

文章隨風會為轉移諒哉斯旨矣士苟能自樹立卓
然可傳雖一方之掌故未及蒐羅而光氣不磨其軼
見於羣紀載筆者猶得攷而拾之以光邑乘懷安藝
文志明以前無所表見意者戎馬邊衝士鮮肄業故
闕寂若是歟然宣雲之在明季尤為重鎮邑先達岳
張諸公奮跡儒林其為文淹博雄厚持論不刊蓋一
代傳人初不以地限也迄今二百餘載絃誦相安稽



古者宜何如蒸蔚勉爲通材願自帖括旣興往往博一第而遂輟業其他著作未有聞焉咎固不在鍾毓也卽間有一二可採率脆弱遠遜前賢或弄翰偶吟無關風土又不足以備輶擇則姑置之亦冀夫有志竟成超然於風會之中以顯地靈以踵曩哲是則豪傑之士也著作之堂此席可久虛乎

疏

諫世廟幸顯陵疏

明工部
郎中 岳倫 邑人

恭惟陛下以顯陵遠在承天府欲躬親巡幸相度吉宅駕行有日中外臣民莫不仰歎陛下之孝又重惜

陛下之行也臣竊聞之惟王盡制惟聖盡倫大禮本緣於人情聖孝實由於天縱往年睿宗獻皇帝尊號旣定之後臣意以爲大亨之禮遷陵之議當必相繼而行大小臣工畧無異辭邇者大亨已成徽號旣定適當太皇太后賓天之際陛下始有遷陵之議降諭禮官且欲急於從事扶恙大峪山陵百凡規畫罔不詳盡百官恭覩天顏之戚哭泣之哀莫不私相稱頌謂茲禮之成斷自淵衷同符中外久矣今乃復有此舉臣始不能無議焉何也孔子曰死葬之以禮斯禮也是人子之至情而不容已者也是天性之至親而

不容不盡者也陛下謂途路之遙體魄之危至欲躬
往是陛下一念至孝睿思宸慮所發臣愚以爲使獻
皇帝若在老不聽政陛下卽位將奉迎太上皇高居
深宮問安視膳乎抑睽違數千里之外乎卽今陛下
繼統神京爲天地神人之主獻皇帝之靈有一日而
不在陛下之上乎陛下前謂祖宗列聖歡聚一堂獨
少我皇考稱宗入廟今月薦歲禋獻皇帝之靈有一
日而不在祖廟之中乎然人心所未安典禮所未備
者獨梓宮尙在承天耳今者念途路之遙體魄之危
欲以太皇太后梓宮而合葬之則途路豈不遙體魄

豈不危乎然此陛下孝之至而計之過也况遣官皆
德掄材選誰不仰體聖心恭順從事中間肩行趨步
之法量能詳悉當必不煩聖慮雖各躬自扶輿亦臣
子分所當爲况今湖廣河南地方連年稱災民不堪
命乘輿所至雖所司有備然從官之衆六軍之多供
億之擾坐派之苦必所不免又近來北虜驕橫控弦
宣大吉囊之猖獗花當之侵擾雖陛下神御密邇本
兵隨受方畧尙多失事今遠在承天而奏疏往來動
經旬月軍機邊務豈應遲久伏乞陛下堅北遷之舉
斷自聖心不惑浮議使獻皇帝之靈與列聖之靈對

時並建萬世血食上以慰祖宗之靈下以慰臣民之望終以成陛下之孝固不遑與大抵父子至情形氣相屬一日不見尙爲倚廬今陛下垂拱神京俾二梓宮遠在承天而獻皇帝太皇太后在天之靈安之否乎陛下至孝夙成安之否乎臣知其必不安也又有謂風水之說者謂陛下入繼大統爲顯陵所鍾此尤臣所未解也蓋陛下繼天而爲之子承統而爲之君祖宗之正傳是祖陵神氣之所鍾也皇天之子是天地精華之所鍾也一方之氣臣庶之所萃爾陛下聖神文武直趨堯舜謂顯陵所鍾遂不欲遷豈不異乎

况陛下至孝過戚體覺清癯上焉昭聖太皇太后下焉皇子能一日不念陛下乎又陛下能一日不想念乎此又子母父子之至情宗社臣民之至慮也臣又聞乘輿所經之地民皆扶攜老幼擔荷而逃有司至不能禁閭里空虛烟火消斷雖啟行在道勢或難行茲理所必然非臣之過計也臣一介草茅世受國恩朴忠所發敢自隱默伏惟陛下念典禮之重寬斧鉞之誅俯從臣言則天下臣民豈勝慶幸

請奮乾斷戮奸黨以清仕途疏

岳倫

臣聞人臣之惡如人之有癰疽大臣之惡如癰疽之

在心背治之不豫且決而患入五內則不可瘳治矣
臣切見今大學士張璠桂萼際遇聖人躬逢昌運陛
下推誠心膺雖古大臣何以加諸分當竭死以報陛
下知遇之恩柰何壬人凶德淺器小才播弄威福紛
更舊章言路之地盡置私人銓衡之司悉樹黨與忠
良斥逐讒諂雜進使陛下徒抱憂天下之心而不獲
收太平之効者皆璠萼爲之也本年七月內先該給
事中孫應奎奏劾荷蒙陛下不卽誅罰各賜懲戒中
外欣欣莫不舉首加額爲璠萼者宜反躬內咎回避
賢路以恤人言柰何饗心覲顏居職如故繼而給事

中王準以陳蕃李夢鶴微事言之蓋不欲顯言其惡
卽古人帷簿不修之意而璠萼猶爾不逞凡因事大
辯是準徒欲以衣冠加之狙猿而不知狙猿之不可
以衣冠加也及其三復猖辯而陛下復以溫旨答之
正欲全所謂君臣始終之義爲璠萼者誦陛下之言
感當捐生愧當就死柰何猶大言於朝曰今日朝廷
所賜何物復遣何人慰諭此小人之計不過欲以此
張大以恐喝言官耳此臣所謂心背之癰疽也柰何
惜一朝之痛而使大潰腹心哉謹按璠萼一則凶德
自恣重摧士節一則陰猜夙成暗移元氣自專政以

來若報復私讐傾陷善類公行賄賂進用匪人其關係一人一家一時一事不能悉舉姑以立黨亂政移易人心壞祖宗之法阻中興之治遺後世之憂者爲陛下言之夫文選進退百官者也科道舉劾百官者也總募欲箝制百官以立威中外故樹立黨與少忤違者則黜劾之依附者則遷舉之布列內外多門下私人是以募爲尙書則改周時望爲文選郎中璉以王激爲文選主事夫周時望募之親家也王激璉之外甥也楊麒募之鄉里也今周時望出而胡森入是文選非募黨則璉黨文選官盡出璉募之門矣至六

科十三道則夏言李鶴鳴敖鉞等朝夕與謀出入門下故舉劾則令科道進退則令文選願指氣使何異鷹犬故疏奏未經陛下之目而藁已先達二人之門是以公卿大夫咸出其門用舍黜陟悉由於已引外而內由微而顯者不足言甚有白手得官無賴驟富親戚鄉里通歷顯要彌縫明主牢不可破假考察以擯斥撫按風力之臣乘朝覲以罷去內外忠讜之士夫富貴福澤小人所趨而摧挫困辱中人所難以不變故今二三年來朝官搖手道路側目羣黨總募持禍福之權以橫行於下而陛下殆孤立於上矣今天

災地變物異人妖雜見明主之世然則璉萼之誅豈
在江彬錢甯之下哉此小臣所以不避斧鉞之誅欲
爲明主一言而死也抑古人有言曰人主之職在論
一相又曰相道得而萬國理誠使宰相得人則六卿
協位百官効職陛下以甄別人物責吏部以會計出
納責戶部以崇重教化責禮部以張皇征伐責兵部
以按罰凶德責刑部以經營球度責工部以激揚風
紀責都察院是興道致治本於九卿陛下謂今日爲
九卿者皆陛下天下之才乎抑皆璉萼門下之黨乎
前日尙書高有機劉麟各假一事罷去此陛下神鑒

幽覺有非人所能測不動聲色消二黨於旬日之間
非天生聖人其能剛斷若此耶有君若此而所爲若
彼臣故曰璉萼之誅不在彬甯之下也雖然人才難
得而大臣之才尤難在唐虞之時不過曰九人而已
何也所謂大臣者非徒以其才耳必也歷年多經閱
世故也久慮事有遲回謹重之意而不利於見小欲
速之政謀國存愷大寬厚之體而不傷於鄙吝刻削
之爲納天下於禮樂教化之域而養之以忠厚廉耻
之風故曰大臣之道曰德曰望曰才夫身有之謂德
聞而服之之謂望濟其德不妄其施之謂才陛下試

觀之璵璠果其人耶是故一物失和宰相之責古人
有以災異自陳策免省故今一被論劾輒肆妄辯豈
古大臣引咎責躬之意耶更願陛下鑒立黨之禍關
於宗社而治亂之源係於用舍以陛下憂之而不足
璵璠亂之而有餘何也陛下一人治之而璵璠以羣
黨壞之類斥羣擠空人之國故時人有持權方二載
暗換一朝人之謠至若揭帖之薦劾有非臣下所及
知者惟陛下今日思之彼所薦者何人爲德何人爲
才何人有裨論思何人有益啟沃果如二人之言乎
其是其非蓋莫逃於陛下洞察之下矣伏乞大奮乾

斷將璵璠明正典刑以爲大臣背君負恩之戒仍清
汰吏部諸臣以適爲治之路起用海內宿望舊德同
輔臣以共收太平之效外此則陛下宵衣旰食事事
而興之物物而料之將見一事起一害乘一利興一
弊隨今日某官建某事明日某官革某事破資格者
啟倖進之門守常調者就因循之弊卿相不得人亦
何以謀天下之政哉欲卒遂陛下治天下之心成中
興之治其大本大源端在於此此外無餘策也如蒙
准奏伏望以臣言下之內閣下之九卿下之科道下
之部署有不如臣言者請斷臣之頭以謝璵璠以謝

誤陛下社稷之罪臣實甘心焉

請蠲負糧疏

岳倫

臣於嘉靖七年十二月內禮部題准前往山西王府齋送明倫大典由大同鴈門至太原府一春無雨千里赤地所過鄉村蕭然無鷄犬之聲雖笄女室婦身無完衣臣隨問吏皂皆言舊年因朝廷有免糧詔書所以秋冬不會上納及至今春催徵無處補辦多所逃移就食各處臣自惟國之所賴者民今逃亡如此豈惟舊糧拖欠地既拋荒新糧何從出納輾轉相繼恐無復業之期矣至省城會布政司官臣問曰去年

稅糧詔書曲盡民情乃朝廷矜憫百姓至意當時朝野歡騰感激無地諸君何爲不仰承休德以惠此窮民耶衆皆曰各省之糧乃王糧邊儲所取足者今蠲免則今年王府並各邊皆當緘其口矣此戶部所以又行文追徵也夫爲此言者亦未爲盡失但是居常守經之言非救荒通變之術若只知糧自地追而不知糧從地產使今年再歛必民逃地荒將追諸地耶誠如所言則是孤朝廷之意而坐視百姓之死矣及過潞城武安涉縣河南一路見扶老攜幼相踵而行卧屍橫道嗅氣四觸行者避之野無衣甲樹無完膚

號哭之聲滿路聞者莫不流涕涉縣方知縣告臣云
前日外縣審戶某人告云彼食我兄某又告云彼食
我子而彼民則云彼時亦會同食許推官告臣云靈
寶縣鄉村聞有司賑濟呼聚入城點審之間一時餓
死數十百人縣官盡埋之城隍廟後街坑內臣聞此
言泪下沾襟不能仰視竊聞饑氣重則傳蒸疾屍氣
重則傳疫疾怨氣重則傳鬱疾三者皆凶年所必至
也自惟職非有司旣不能承德意以活饑殍官非言
責又不敢述民隱以達朝廷徒自哽咽而已過武安
中途遇雨地頗沾足次日見道傍婦女皆拖犁以代

牛耕臣喜曰春雨及時秋尙可望須臾見徧地拿人
臣問之云各王府殿下自行縣追糧縛去各戶追徵
百姓見臣詢問皆呼聲動天擁不得行行至臨洺驛
得邸報見陛下憂旱出郊祀天臣仰而歎曰桑林之
禱何以加此聖人在上豈忍負之乃始敢以所見輒
塵天聽豈忍避出位之嫌以坐視溝壑之民哉切思
王糧邊儲雖不可缺而遇變救荒亦自有處若奉行
者以陛下免糧之心爲心以陛下出禱之心爲心以
陛下居崇高而憂閭閻之心爲心則呻呻垂絕之民
無患其不更生也臣又聞彰德迤南並山東饑饉尤

甚伏望俯察臣目覩之荒勅下該部於被災重大地方每省差素有風力心計科道官一員星馳前去將拖欠錢糧照依前旨蠲免使有力者尙得乘時務農爲來歲貧富相資爲生之地無力者設法周處復業不使有坐視枕籍溝途之慘救荒之政旣行然後徐爲祿糧邊儲之議若復下議行文則動經累旬而百姓奄奄垂死恐不可待矣况前時免糧詔旨文移豈止一次陛下憂恤民困豈止一時而錢糧依舊追徵窮民仍就溝壑使陛下愛民如子之心生於心而不得達於政發於九重而不得達於閭閻所謂黃放白

催之文雖豫戒之而徒視爲行移也計今者所差之官先出告示將邊糧免徵其告示務在文省字約不過數句若只書聖旨免糧四字尤爲簡切然後親詣別縣查某縣欠邊糧若干某縣錢糧可補若有不盡足同府州縣官商確設法轉置轉縮爲贏不聞三代以前盡是豐年遇荒之時止是坐視其守巡守令有能設法補完前項錢糧者吏部豫懸陞格否者黜罰以示勸懲夫錢糧總之戶部則數多而難處散之州縣則數少而易完正如庶人之家平時則諸子羣僕取給於主翁雖多而不覺其難至貧時則諸子羣僕

分贊於主翁雖貧而不瀕於死若只取給於主翁而衆皆袖手則內無所積外無所入其將何以爲家耶行臣之說利在差官不差官則有司無所督責陛下憂民之意雖切而不得達而差官又利在自願則樂於趨事而志必堅不阻於難而事易集况今時勢皆難公私並困非有才識者不能處非有仁愛者不肯處非有力量者不堪處若只如常薦舉二三人有才或長於他而短於此心或馳於大而忽於細力或安於逸而不堪其勞政與心違事與人異乃望其因難就易轉死爲生亦弗濟矣此臣所謂差官又在自願也蓋

不忍之心人皆有之而豪傑之才人所獨異况今堯舜在上百執事咸欲自効以拔出流俗必有具全才者出而應陛下之詔以上分陛下之憂者也其被災州縣仍急選新進士老成者督令作速赴任庶得及時以裨益民生不必拘八月六月開選如往年亦不必拘某起某止爲內某起某止爲外如常選也詩云周爰諮諏言使臣當每事訪問也况今皆臣目所親見傷於心而有不忍訪問者乎又曰每懷靡及言使臣當常若懷思有所不及也况舉目盡可痛之人而不待思者乎此臣情迫於所難堪而言發於所不

懷慶縣志 卷六 藝文 三
忍也聖明試垂聽焉

籌邊計疏

岳倫

臣於本年十月二十一日本縣百姓郭鼎等往大同買賣回縣報稱軍士作亂殺死總兵等情二十八日復得邸報彼處撫巡等官奏報前情奉聖旨兵部便上緊看了來說臣不勝憂惶臣聞大同軍士往年嘗殺都御史張文錦矣既又砍傷總兵官桂勇並殺死勇士姪家人矣今此舉是第三次作亂也聖人在上聖神明睿乃武乃文廟堂有運籌帷幄之臣邊塞有折衝禦侮之將猛士如雲謀臣如雨前是又嘗下原

宥之詔矣聖恩浩蕩彼復不悟妖釁再作罪惡貫盈神人共怒天威大奮共進兵征討必矣臣尤慮撫巡鄉官在利害中猶爲生死所攜者鮮不恐惑爲彼陳乞又國家全盛士大夫鮮見兵革彼中地方人情多不諳習言利害者計難易司錢糧者計勞費狃於宗室良民者爲玉石俱焚之說有一於此皆足誤國事惑聖聽而阻撓大計萬一復蹈往年故智殺無干乞丐數十輩以緩王師則天下之事去矣此臣所以不避疎遠之嫌願爲陛下一言也恭惟祖宗開國內輕外重材官健卒環列九邊而內郡無兵其在畿輔者

雖重不足恃設今不處若諸邊負恩效尤殺害大臣
易置將領異時陛下將復誰討耶伏乞大奮天威一
意征伐况總制侍郎劉源清都督卻永巡撫都御史
韓邦奇皆忠義謀畧不自辜負若一以委之必當克
稱上意曩爾大同不足平也夫兵無常形應無常法
隨機者得遙度者失臣二千里外豈敢言兵但願陛
下揭天地之義嚴綱常之分銳意進兵志在必剿而
已其征討之方攻圍之法臣前所謂責在劉源清等
非小臣所能逆料預定也往年侍郎胡瓚用兵大同
經臣原籍宣府時臣爲舉人會上書軍門下及以書

抵巡按御史王官大意謂處利害之內者其謀論不
足採是大同鎮巡鄉官父老之言不可聽除蛟龍之
害者則網罟不足惜凡一切宗室官吏良民玉石俱
焚之說不必講昔漢高帝聞楚烹太公卽欲解成臯
圍去張良爲分羹之說以給之項伯謂高帝不顧家
太公得不殺使當時乞哀求請則愈求愈嗇而太公
或未必歸是舍之乃所以取之置之乃所以請之也
又謂制堅城之敵者其攻取不可急今時當隆寒官
兵不必頓之城下只於三五十里如聚落等驛懷仁
等縣環而駐之以遏其樵爨使錫臆溝之炭二月不

入四方之糧三月不至可以坐待彼之斃矣然後索百則得百索千則得千按而誅之擇而宥之則威福之柄在朝廷矣昔澶淵之盟寇準謂以戰盟則盟在我而可堅以求盟則盟在彼而易叛今切不可使朝廷之赦在彼也又謂大同一隅九邊觀望今日以諸邊討一隅其爲力甚易萬一附和聲援相爲羽翼勢必悉天下之力以討之昔人謂失河北是失天下矣討大同所以爲他日九邊計也計九邊所以計天下也今日之舉當以理勢論不當以難易論當爲異日計不當爲目前計又謂鴈門迫近大同恐諸兇窮則

南掠山西若稍留兵以守雁門則北兵不能入而遣兵東塞井陘西駐蒲和南阻沙澗以守黃河之險則太原河東百萬生靈無以自存緩急非歲月之兵可取也若不能過雁門是西向則榆林東則宣府保彼無能爲矣時瓚皆不能聽但縛其亡命史祥卿等數十人至宣府送馬數千匹布數萬疋銀數萬兩卽班師去時嚴冬令宣府軍士爲彼解送錢糧軍士咸扼腕不能平瓚知之不恤也時臣謂僉事王謳曰此屬盡爲身謀辜負國恩不數年當卽復作若少示紀綱號令則亂速而禍小事姑息羈縻則亂遲而禍大今

不幸而臣言中矣又見邸報推魯剛鎮守大同督其上緊赴任使一入大同城便爲彼所牽制不如別給符印令駐陽和城得便宜調遣而各城之兵亦各有所繫束不敢攜貳觀望仍別推管糧郎中一員共駐陽和以供軍士月糧以明示置大同城於度外則進退伸縮在我矣疏成讀之臣妻曰今宣府及京師徧皆大同探諜萬一其言不行我家灰燼矣臣叱之曰我家世受國厚恩享金紫梁肉六世我復登聖人朝進士內外又竊祿八年使我如不言今宣府無京官士夫無知大同消息者萬一彼中撫守官再爲往年

之舉復事姑息是彼朝廷無大同也無大同是無九邊之漸也尙何以家爲伏願陛下是征討之議牢不可破念全城之下攻圍之始萬一少有刼挫慎無使書生輩從而指議其後則謀者當自出奇勇者當自効死視彈丸大同之地如太山壓累卵矣疏成漏下已二鼓山縣無知韻書寫本者顧例當用印事勢促迫昔人謂軍中書不擇法字乃昧死如常書上陳伏惟陛下矜其愚妄下之廷議付之本兵則千里孤忠死亦不泯爲此恭齋奏聞

請恩錄遺忠疏

明祁岳 魯邑人
縣令

懷安縣志 卷八
謹奏爲乞遵新詔以廣天恩錄遺忠以光泉壤事臣
於本年正月十七日恭迎先皇遺詔內開自卽位至
今建言得罪諸臣存者召用歿者卹錄見監者卽先
釋放復職臣一聞之涕淚交下伏地號慟又於本月
二十五日恭迎皇上新詔內第一款開載自正德十
六年四月以後至嘉靖四十五年十二月以前建言
得罪諸臣遵奉遺詔存者召用歿者卹錄吏禮兵部
作速查開職名議擬具奏臣哀泣之餘又感歎聖皇
哀憫忠良首致諂懇仰見先帝之至仁聖皇之至孝
誠千載之奇逢曠古之僅見也薄海內外愚夫愚婦

莫不舉首加額頌揚恩德况臣等受官食祿遭逢昌
運者乎臣於正月十九日將臣父岳倫建言得罪畧
節具奏並申吏部查錄去訖近見邸報吏部爲開讀
事本部奏建言得罪諸臣蒙先帝卹錄之恩遺詔開
載甚明際聖主亨嘉之會新詔申諭更切雖身先朝
露不幸殞歿九泉有知均當結草將楊繼盛等分爲
三等卹錄又將熊浹楊爵與杖死者一體卹錄以示
優異通乞聖明俯賜裁定勅下遵行此外如有遺漏
聽兩京科道官並各處撫按官查理明白各另議奏
奉聖旨是熊浹准贈少保還與他謚其餘依擬行臣

又有以見部臣仰體聖心俾浩蕩天恩如雨露之潤物必使均霑而悉被之也臣復何言但竊念臣父倫緣家本介胄世受國恩釋褐初卽誓以委身圖報故爲辦事進士於嘉靖五年六月內則論詹事霍韜紛更舊章爲行人司司副於嘉靖八年七月內則劾大學士張孚敬桂萼立黨亂政指陳數千言至欲斷頭以謝聖旨提問二臣罷相回籍時科道諸臣交章論劾勅下吏部會同都察院分別黨與比因霍韜論救取回復相法司始擬臣父倫復職奉聖旨降用添註齊東縣主簿在任二年陞曲沃縣知縣於嘉靖十二

年十月內聞大同軍變戕殺主將臣父倫不避踈遠具疏議征討大計下部議部覆謂自有大同之變以來其論奏剴切未有如岳倫者本官所陳當愜公議悉宜允行奉旨依擬隨丁父憂回籍守制服滿赴部補工部主事陞員外郎郎中於嘉靖十八年二月內恭遇先帝南巡一時在廷諸臣未有奉留者臣父倫不避斧鉞首先具奏乞留委悉數百言止因先年臣父倫論劾孚敬與萼本內有夏言等朝夕與謀出入門下頤指氣使何異鷹犬等語遂爲夏言所啣嚴嵩時爲禮部尙書爲商人囑托臣父倫鄙其爲人面叱

來使遂爲嚴嵩所啣侍郎唐胄論郭英不當配享繫獄臣父倫素重其清直自沙河管工馳回上本不及且揭申救遂爲郭勛所啣各官具懷隱恨又一時皆在顯位故臣父倫留駕疏入次日都御史王廷相亦上疏奉留旬日之間九卿科道各先後具疏奉留時夏言嚴嵩郭勛以夙恨未報適蒙先帝賜顧問言等遂乘機譖對臣父倫首倡淫議搖惑人心乃沽名奸巧之徒聳動天聽所以同時留駕諸臣皆得恩宥惟獨臣父倫拿送鎮撫司打問參送法司監禁二百餘日聖駕回京法司問擬公徒復職奉旨革職爲民不

許夤緣朦朧舉用隨該宣大山西紀功給事中張翼翔御史張光祖會薦境內人才山西張潤黨承賜高金宣府岳倫堪以起用比各權奸嗔怪二臣之薦各假他事中傷奪職臣父倫亦因向在禁日久橐篋卧地感患風濕兩腿頑麻兼以杖瘡舉發隨即身故本處督撫巡按諸臣憐其忠死行令守巡道會勘明白案發本衙並本部司兩儒學鄉賢祠春秋一體致祀再念臣父倫生平以身許國前後京官僅四載內外凡四上疏其論霍韜之紛更也則重祖宗之成憲其論大同之征討也則定軍國之遠猷其劾宰相也則

係治亂之大機其留乘輿也則關宗社之大本况皆首倡正論不避斧鉞之誅而言者相繼足徵輿論之當即使當時言出身斃亦自分甘心焉况臣父倫職非言官既仆而起竟以諫終一念樸忠百折不回自可洞見祇以禁疾杖傷遂至殞絕其視斃於殿廷者又何劣耶臣痛父倫每有一奏皆不存稿今本處誌書傳記皆其大畧臣恐本處撫按雖不無憫忠之心但臣家未曾藏有疏稿或亦無憑查議萬一使臣父倫身歿而名隱豈惟臣人子之心有所不忍抑恐仰辜先帝遺恩聖皇新政以此臣思維再三戰驚悚慄不避罪嫌冒干天聽今諸疏俱在該部一一可證伏乞勅下該部查臣父倫四次封章危言激論是否忠肝義膽深謀遠慮是否爲國爲民按迹以求心循名而責實參之公論其與諸臣忠貞大節有無異同優劣從公照例議請卹錄庶天恩不遺於枯骨忠魂下慰於九淵錄死勵生其於綱常世道豈曰小補臣不勝感激圖報之至緣係乞遵新詔以廣天恩錄遺忠以光泉壤事爲此理合具本專差舍餘親齎謹具奏聞

請蠲宣屬衝壓地糧疏

國朝直隸
巡撫 于成龍 陝西人

該_臣看得宣府所屬西城與懷安蔚州等衛邊隅土瘠逼近渾乾等河有水衝沙壓地畝小民包糧爲累經前撫_臣金世德於康熙十四年十月內具疏請豁部覆以歷年錢糧俱係報完不係未完拖欠仍令照舊徵收在案但查糧從地出地既積荒而歷年錢糧仍報全完者是皆小民竭盡脂膏以包賠者也自部覆之後又歷五六年矣除有可墾者已陸續勸民墾種外其實實衝壓不毛之地人力有所難施熒熒小民包糧年久困苦益深漸至徵比不前催呼莫應在地方各官莫不以考成關切而無術彌補屢以未完開報矣前撫臣稔知其累第以時值軍需孔亟數年來未得卽爲覆請故於伏枕彌留之際猶惓惓以此爲未了之餘衷而遺疏乞蠲仰邀

聖德也

_臣

復任後廣諮民瘼復檢閱舊案乃知宣屬窮黎

之累害莫過於包納荒糧是以檄行查勘茲據守道參議董秉忠詳稱口北道李如桂公同廳衛各官逐處勘明懷安衛實有水衝沙壓地一百九十一頃二十一畝零蔚州衛實有水衝沙壓地三百一十八頃二十三畝零西城實有水衝沙壓地三百四十三頃六十畝零又東城地方亦有水衝沙壓之地緣從前

懷安縣志 卷八
猶望水退沙消勉力墾種以完正賦是以十四年未經開報乃年來衝壓益甚耕耨無期故官民激切呼籲亦經口北道親詣勘明實有荒沙地九百五十五頃二十九畝零取有該道廳衛印結並造冊呈送前來臣思民之有地原藉所產以資生今地荒而糧存不特無以資生而且以爲害也邊徼窮黎綿力幾何奚堪永遠包賠此數處之荒糧一日不除則數處之民生一日不遂雖目今師旅未息需餉尙殷但逆氛殄滅殆盡惟遺黔滇餘孽指日蕩平此後軍需似無虞於不足而合計四處荒地本色糧不過三千餘石

銀僅一千餘兩免之則涓滴之損似無關於

國計而數千戶貧民得免包賠實受惠於無窮仰祈

皇上特沛洪恩准與豁免俟水乾沙退之日勸墾輸糧庶

荒邊僻壤之民永甦其累頂感

皇仁於生生世世矣除冊結送部外理合具

題伏乞

勅部議覆施行

攷

保安右衛攷

國朝林 盛楚黃人

懷安去保安二百餘里道里遼廓又阻隔宣府乃懷

安衛城內舊有保安右衛者何哉說者謂懷安在唐屬新州契丹易新爲奉聖州金陞奉聖爲德興府元仍爲奉聖至順帝以地震改奉聖爲保安州是保安與懷安原爲一州故保安右衛與懷安衛得並治焉然此特詳於金元而明之設衛實懵懵也攷明初保安州廢改宣德府曰宣府分置邊衛洪武二十三年置懷安衛永樂十二年始置保安衛於廢州十三年復置保安州又置保安右衛其右衛初治於順聖東城維時州縣廢後人民鮮少各衛皆抽內地餘丁實之而保安右衛則調天策右衛充之二十年以懷安

與東城隣近又徙保安右衛於懷安衛城其指揮同知僉事經歷鎮撫正副千戶實授百戶試百戶總旗小旗令史典史司吏驛吏數雖減於懷安制則與懷安等蓋懷安乃其正衛而保安右衛則附入焉者又攷其公署在今縣城北與懷安各司錢糧但錢糧無多溯其屬堡懷安則左所屯堡四右所屯堡五中所屯堡七前所屯堡八後所屯堡亦八合凡三十有二而保安右衛只柳河莊水閘屯雙屯兒向陽村新莊兒西灣莊六處歷百餘年乃歸并懷安一衛而保安右衛裁按此則懷安與保安原爲一州第就未置衛

時而言若明時設衛原委先後分合正自鑿鑿又不當徒以金元舊隸爲憑也且夫地之舊隸又安有定哉卽以懷安論明之中葉宣府分五路嘉靖末以張家口左衛右衛膳房新河口分屬上西路以洗馬林柴溝堡西陽河與懷安屬下西路今改縣則以洗馬林歸萬全而左衛歸懷安後之攷者其疆索互異亦猶夫保安右衛之廢置云耳嗟嗟河山如故區畫維新自唐設懷安以迄今茲豈獨一保安右衛之廢置乎他如爲陵爲谷又卽是可推論也

序

贈晴川將軍出塞圖序

明岳倫

晴川者大將軍白公也出塞何示曜布威震赫靈寵也其爲圖何敷實紀事以垂來季俾有軌則匪示侈張也出塞遙伐驅劫奴虜以限域華夷修將軍之秩示征伐之雄者也圖之紀之斯不亦有所成則有所毀有所采則有所遺乎不然夫難挽而易頽者勢也難變而易沿者習也我明承平百八十年謀臣戰將視昔爲何如封疆夷險視昔爲何如材官甲士視昔爲何如文武協懷不立谿限視昔爲何如糾糾桓桓氣蓋一世介冑之輩視昔爲何如長驅轉戰深入窮

廬視昔爲何如虜稱白城相戒莫犯視昔爲何如一
切已漸燼而勢成久矣乃晴川承積衰之後奮飛揚
之烈長驅不毛深入穹帳尙不可圖之紀之以垂今
而流後振昔而誇來乎雖然余嘗與晴川論兵政矣
嚴邊防明烽堠者守也精將士簡旅陣熟習交鬪者
戰也守爲上戰次之與其戰無弗勝甯守無弗備守
無弗備是謂萬全之兵故王公守國易重設險言守
也晴川兩出開平遮殺奴虜懦者思立弱者思起中
材者鳴劍奮臂思桓桓矣君子曰矯哉強乎近代之
虎臣也再出宣平虜收逐牛馬乘夜遁去俾麥者斂

穀者耘廢堠頽垣亦稍就次矣君子曰大哉聲乎朔
方之良將也而晴川則謙謙不伐謂奇不可經襲不
如壘倖不可多致益兢業如循冰壑防秋之後方與
中丞高渠培築亭障斬割陵谷修文莊于公舊業爲
夷夏之巨防選將練兵教閱武勇訪昌平武僖遺謨
復西北之驍健俾也先不敢肆其強花當吉囊無所
用其勇歸馬牧牛閭閻長老目不見狼煙耳不聞金
鼓復談往昔太平耕牧之盛則諸君子當爲耕牧圖
以紀之而余更當爲耕牧頌云

賀築岩霍先生陞會甯長教序

明明經

閻

厚

邑人

蓋聞鈞衡論相儀模重師古昔記之矣予則以爲輔
理莫先於教化而師臣尤重於相臣蓋黼展有闕袞
職有闕相臣輔之而天下之人心四海之風俗千百
世之道脈有闕非師臣孰與力焉故陽城之教國子
安定之化蘇湖昔人謂其功不減於夔皋信懿言哉
惟築岩霍公古完巨族也毓人文之精匯川嶽之靈
漱姚姬之潤窺邱墳之豐動不強而矩獲躬不束而
法程宏衷顯養懿軌芳型蓋恢恢乎巖廊度哉而公
不羈於是也謂夫玄昊之浮昇基懸弧鷲儀可弋而
終非遊於不財之圃椋椽之顛輪翟運斤棟隆乃成

而終非建夫不朽之業梅鼎暢和際熙明也孰與夫
挹杏霖以續洪瀾於千載辰軸攸奠開清郅也孰與
夫澄泗源以分盲翳於百世故其教夸輿也爲吾道
正幃幅則士有心襟公爲良裁爲吾道振琅玕則士
有完璞公爲良工爲吾道廣培植則士有餽田公爲
豐年夫是以教浹於芹泮而雅重於賢關俗轉於涸
而風漸於龐夷輿而中州矣乃聖天子猶以羹寒之
域非陽春不噓緼炎之區非霖潤不甦而遼左介在
東表非宏賢碩彥亦何以鮮其塵垢而登之善良也
是以今日之命蓋惓惓焉意者將藉時雨以霖寰託

春風而鼓和使公未竟之教化由膠庠而羣邑由羣邑而廟廊由廟廊而垂於無窮則盛世之民將無不蘇湖而未墜斯文甯不有賴乎哉故曰師臣重相臣也異日有過橋門而仰吾道之中天者或於吾言有諒矣

賀王養齋參戎遷上西路序

閻厚

方今區輿湮清久稱安謐而蟻螳鯨鯢稍竊穿越爰煩掃驅塵我聖明勤思拊髀時蓋殷殷將才矣矧西北一隅雖號彈丸而藩戶喉襟之要於焉係焉是以論者謂洪輿之大防莫大於九邊而九邊之重鎮莫

重於宣雲而張家口柴溝尤宣雲之嚙頤而介在衝闡者也地窮於沙漠則不易守民疲於暇禦則不易支卽良率循守輒每難之而養齋王公獨優於理焉方其異勛之騰霄於張家而超遷於柴也下西路之民莫不旦夕翹引以望公之更新而公果能協其望也不以鋒戈爲武而以綏柔爲武不以嚴切爲威而以懷服爲威不以覘察爲明而以博大爲明雄邊百雉寢鼓四郊金湯壯也月淨葶關霜清泌水狐鷄消也詣關者鮮辯而趨負耒者含哺而咏衢交者鼓腹而謳風聲肅而霖雨濡也桓桓將才非公其孰與寄

哉夫是以一聞內地之遷總樞者爲特留之請秉憲者馳易賢之議而深山窮谷垂朽俟壑之夫莫不連裾羅轂以冀公之少留卽蠶茲戎魯亦聚籲羣訴倦倦爲止幕之思噫嗟以公之才猷若此以公之丰望若此卽汾陽衛晉諸公能是過哉則夫今日之誕膺寵命而喬遷於上西路也遷之者蓋曰柴溝爲宣雲之衝而上西之扼絕險塞以控彝夏之交是尤宣雲之門戶而柴之扞蔽也得若才而守之則以其試於柴者而施於上西以其施於上西者而運於天下則我國家之長城鎖鑰將於是賴焉而旗常竹帛之勛彝鼎汗青之業異躅踔雲霄而掀鵬鶚今古也公之芳程蓋津津未可量矣茲固不佞之敬述所聞而勉爲骹骹以豫蘄意也僉曰諒之矣

記

柴溝堡城記

明翰林
編修 歐陽暉

柴溝城重修工旣竣監生徐琰生員張應元至都請文紀之按堡屬宣府西路萬全右衛東去左衛四十五里南去懷安衛五十里西去西陽河北去洗馬林俱四十里未堡時虜或入寇應勦弗及正統二年都指揮文弘廣始築焉有司請勅置同參將一員卽以

弘廣爲之與萬全右衛參將頡頏行事至都指揮張順胡觀復增拓之勢益弘固其後有司以令出多門不便請罷協同止設守備一員統官軍一千九百四員名後卽增餘三千又設大名通判一員行府於此以司左衛等五城堡軍餉自是軍有定守民有定業日就殷富文教亦興蓋百餘年於茲矣然邊塵久靖守備漸弛又兼雨水浸損風沙擁積城池幾於湮廢非一官一時所致也前通判何繼武呈准修築事未就而遷官去居人患之比歲邊臣失戒虜或入關此堡城守不完人無固志通判袁一貫深以爲憂具跡

當道請就厥事會堡人致仕知縣馬珩併琰等二十餘人亦偕至鎮城以請維時巡撫都御史王公儀巡按御史侯公度志切保釐僉曰可而王公實主之迺選委懷安閑住參將宋贊總領修邊重務兼督役又專委宣府巡捕指揮周堂董其事本堡守備官張嵩則公同焉各官效能烝夫紓力財無浪費役無偏冗期有常而不亂勢因舊而易集勸懲考課咸維其規人心大同而無永歎又以城下多沙土脈不剛特於一二里之遠取土興築負重登危民亦勞矣計經始之日凡四閱月告成城周圍八里高二丈八尺根厚

懷安縣志 卷八
三丈二尺隍亦稱是城門三座東曰清虜南曰承恩
西曰宣威門樓三座角樓四座戍樓一十六座敵臺
關鑰靡不完具規模修整氣勢嚴固人用稱安無復
外患矣是役也殫厥心以規畫者宋督責之勤教護
之善在周多所可錄而張亦與有勞者也一堡軍力
不足又借用河南備禦軍二千名把總指揮張樸尙
允紹約束之孰非勞事至如本堡把總千戶郝寶則
提調畢力而監管指揮顧朝等與夫分管官旗幾百
人久暫有差罔或慢事者工方興而巡按御史金公
城暨李公天寵相繼至皆究意於是而振揚邊畧撫

字軍民宣暢國典以師僚考績則王公固專任之諸
公勞心於上衆職共事於下此工旣成保靖之遠圖
斯預矣太史氏曰余讀書至易之萃曰澤上於地萃
君子以除戎器戒不虞坎曰王公設險以守其國泰
曰城復於隍勿用師蓋言治之不可恃守之不容已
也我國家驅彝立華撫有萬國沿邊據險設九大鎮
精兵戰馬無慮百萬謀臣猛將鼎列星馳而宣府密
邇神京爲國北門猶稱巨鎮百七十年來氣勢完厚
恩澤翔洽億萬世無疆之休在是矣邇者間雖不靖
要之地廣山深草木蕃茂殘虜或蝨孽其間我師持

重有征無戰比及整旅彼亦鼠伏伺我休甲迺復蚊聚彝性常然不足爲中國輕重也然而治安旣久地上之萃盛矣戎器之除復隍之戒設險之守在今日豈容已乎夫保靖存乎險用險存乎人作人存乎政立政存乎才施才存乎忠表忠存乎節險者地之勢也勢得則重人者國之本也本聚則強政者物之紀也紀張則治才者功之會也會逢則成忠者順之府也府立則昌節者業之楨也楨存則著具此而後保靖効時之勩可致也獨不觀此城乎創立越百年矣守之者旌旄相繼日不乏人而城隍日湮何也節墮

故也節墮則忠虧而萬事弛是故而才窒而政蝕而人不孚而險日不可恃矣何取於守也可慨也使前此而守者皆文弘廣張順胡觀其人也則此城今日固無勞於重修使後此而守者皆文弘廣張順胡觀其人也則今雖勞而將來可永逸也而孰能保其然乎夫民之永逸由於官之節則國之永固本乎臣之忠卽一城而九邊之政可推也卽九邊而天下之政可推也節與忠之不可廢也如此哉是故節與忠天下之大防也而城池之險弗與焉節與忠之廢天下之大患也而彝虜之寇弗與焉吁可畏也哉是用表

之於石以戒夫將來之當事者

重修懷城記

歐陽暉

懷安城唐之懷安縣也在城東二十里遺壘存焉洪武二十五年因名設城於斯縣改爲衛土築城垣甃石包整方九里三十步有畸建城角樓各四座城鋪一百間其門四東曰迎恩南曰永安西曰思惠北曰鎮甯後西南角樓火焚迄今未蓋至隆慶二年巡撫御史王出巡閱視城垣不堅甃石傾墜非直人疲於修築遇警不利戰守因而會議軍門總府諸司汲汲於斯可謂慮及萬世而不負重任矣於是封章上聞

特命本路參將賈公國忠督屬分兵伐石陶甃重葺包砌隆冬盛暑二次出塞躬提師伐木四千餘根以補蓋西南角樓餘則分用鋪房焉守備都指揮孫公獻策委心自任夙夜孜孜居人不擾室家安堵多官効勤衆工畢力彥文因人成事至閏六月樓工通完其城南連堞口三丈六尺外口敵臺二十四座裏口鋪臺五十座風門六百七十二處用過甃三百二十餘萬箇灰一萬五千餘石口糧八千五百餘石鹽菜二千七百餘兩是用紀之於石以告夫將來之當事者

懷安衛儒學記

岳倫

記曰昔在周漢海內一統控禦達之窮彝聲教暨於
荒朔雁門接飛狐之險厄瀛海瞰碣石之提封曠哉
邈乎莫之盛矣降於石晉始棄燕漠中原文運冥晦
斯極於惟我高皇帝代運承樞掃蕩羶穢郡藩徧乎
寰世黷舍逮於邊徼懷邑學宮廢自己巳弁夫鳴弓
不識俎豆先將軍諱雄氏謝官家食謂武以止戈弗
止則黷文以經道弗倡則喪茲文之興其在茲乎商
之有司爰立黷校介冑冠裳桓桓楚楚矣嘉靖辛丑
廬陵譚公出按上谷西巡雲中振刷彫弊少參劉君

僉憲程君實與茲行較武之暇事於文學謁我先聖
青衿魚魚環列二序發揮名理敷陳道源若曰爾二
三子亦知學乎虞夏商周郁郁彬彬不可尙已兩漢
隋唐暨於宋葉郁郁者靡彬彬者飾淳古不返大道
不復已又若曰不爲圭璋璞玉不毀不爲犧尊太樸
不散不爲畫采五色不眩不造鐘律五聲不亂觴濫
雕蟲文斯弊已學以教之校以習之返於淳古復於
大道則時將與羲農并代斯文浸入於玄造雲石子
聞斯語已乃撰其論言勒之貞石誠非泛洋海之椳
航是接中天之皦日也

建啟聖公祠記

明口 劉珂 澶淵
北道 人

洪惟我皇上中興二十年法堯舜執中以導化天下而祀典弗正要未協中迺上念先師孔子道大如天萬世而下尊饗禮殷固所宜然嗣孔子而生爲大賢者曰子淵顏子子輿曾子與孔子之孫子思子思之門人子輿孟子後四子而出爲大儒者有若程伯淳氏與弟正叔氏及朱元晦氏蔡仲默氏之四賢三儒者雖不可以上擬孔聖或傳道統或明道學均有功於世不小也我皇上又追思先王之制凡有功德於世者皆追崇其所生所以推恩廣化也彼四大賢配

享孔堂亦不爲僭而孔子之父叔梁大夫啟聖公者顧從祀庭廡之間其四大賢之父若顏氏無繇曾氏子皙孔氏伯魚以及孟孫氏與甫亦並在從祀之列子食於上父食於下數聖賢在天之靈必有甚不安者信非中也又考三大儒之祀事亦與厥考程大中氏朱喬年氏蔡季通氏並列兩廡位不別嫌禮成混瀆諒三子之神亦不若是忤抑豈中道也哉以故上廡淵衷加以釐正謂治道莫先於禮爲禮莫先於祀而吾孔子與夫大賢大儒之父祀之尙非其所其於先王報功崇德推恩廣化之意荒矣於是事以中裁

禮以義起制詔天下學宮並宜別創啟聖祠躋四大賢三大儒之父配享焉正祀典協中道也懷安雖僻在朔漠內羅懷保二衛其在宣鎮蓋城堡之最巨者以不遠京都密邇王化多士雲興不減於畿輔文獻之邦但往往以邊鄙視之故儀部之劄牒不及祠未議建良缺典也茲土章縫恒以爲病適青原譚公以廬陵名儒臺端柱史代巡上谷將攬轡雲中駐節懷安翌日謁廟畢進諸生於堂下而授以中庸之學闡動靜之原暢顯微之理極位育以歸心推參贊以合性開示諳切移時乃罷匪徒諸生恍然雖武夫健將

蓋亦豁然有悟也珂備員藩司得偕僉憲張君愚分侍席末亦幸聞其所未聞越明日觀兵西郊見通衢架木爲山張燈萬疊鳴金伐鼓爲元宵觀聚舊俗相沿信宿乃輟夜費數十金公憤然曰此浮靡之習侈陋之風不可以訓卽置諸不度者於法追得其所括金百餘兩公曰與其浪費於無益孰若取以無益作有益不爲愈乎於是令所司鳩工市材相學宮之東北有指揮張淮氏隙地一區甚爲爽塏量出金以購之築祠宇於上又以其羨爲二坊於學宮之外屬大諫議張四山公名之曰修德來遠曰居賢善俗因雙

溪侍御張公善大楷書卽請爲書用示風教珂作而言曰俗敝於靡務正法以繩之可以觀公敦本尙質之化焉制曠於久乃一起而新之可以觀公祇順推廣之誼焉教淪於晦遂發揮講明之可以觀公牖民訓俗之仁焉祠宇告成美輪奐几筵龕幔燦然改觀籩豆簠簋秩乎有序足以整奉虔萃精禋啟聖公則巍然中處四賢三儒之父各以定制配食於東西春秋得妥侑之宜異室別尊卑之分焄蒿之義於是乎彰孔子以下在天之靈不少慰乎夫一事興而足善集悉用中也落成之日公方隱憂北虜勞心區畫

何暇穎研以紀事不諒珂之不敏顧委以鐫諸石珂屬吏也固辭不獲敢僭道其事於右若夫經始訖工之日月與夫規制之廣袤董工之人員財用之多寡匠役之名數已於碑陰乎載之茲不遑及也謹記

興復儒學記

明明侯國邑人經

按帝嚳冀州自虞析爲幽并周改幽爲燕燕地西北卽秦上谷郡也燕時地隣胡戎不能藉爲輕重漢因秦制唐置懷安縣宋元因之隸興和路我朝洪武初改置守禦千戶所二十六年乃置今衛焉保安右衛永樂十三年由天策衛調居順聖川北沙城正統中

始附懷安夫懷安地屬上谷名雖隨時以異氣本於
土不殊其慷慨與趙代相同侈靡與燕薊迥異故光
武與其功名克用以威河北匪直爲輕重也唐洎我
朝俱建有學正統己巳因以兵廢掌教劉昶王甯齋
印赴天官部後乘輿北旋流移復業居人誦法孔顏
者繫籍左衛儒學童蒙就社學教讀徐公宏生員楊
通啟迪正德三年視衛篆宋公贊以興學爲首務謂
視所築岳公雄曰不耕藍田琬琰奚獲不種鳳圃芝
蘭奚折吾衛儒學久廢士人業儒於左已與者苦勞
遠程未與者慨難登天吾今復舊學矣公應曰儻蒙

底績豈特懷人資其近易不難有成我公亦甚與有
光矣乃具疏上請奉聖旨勘允撫院涿郡鄧公璋按
院岐山孟公醕嘉其志特崇優薦迨營建也不煩府
庫疏選良家子弟寄學作養量備工價充費乃建明
倫堂兩齋大成殿兩廡戟門更衣廳宰牲房櫺星門
公廨規制草創太監許公全日勤督視管工百戶左
英也嘉靖元年冬庠生閻義張翹侯國賀福議曰吾
輩制無月廩燈火無資乃啟撫院萊陽李公鐸勘給
學田三十六頃計年租優生月盈一石閱二年次等
生有越制覬議者遂致還田於官可惜難得之惠廢

於一日至六年春四生又議曰吾庠建置未備今可落成之乃啟太監趙公洪守備劉公環設處工料起建櫺星門八字墻隱壁學門又啟按院甯夏王公官分巡西安王公誼給委官千戶宋王官銀三百兩營補號房四所兩廡四轉角爲神厨祭品所文昌土神二祠起建戟門包砌泮橋繼奉聖諭創建啟聖祠敬一箴廳按院廬陵譚公學建學街東西二坊郡人正郎岳公倫暨大成殿啟聖二碑其制始備自興學以來人文燦然甲科如岳公倫雄文忠諫望著海宇李公綸循良易直雅鎮浙省舉貢諸公如周潏宋賢等

外翰花封黃堂廷尉亦各獻琛有聲於時凡此皆宋公遺澤也公至興學後政聲卓異歷陟崇階亦都督腰玉矣所惜事久乏記茲爲缺典隆慶改元春掌教李東奎伶守訥生員張桓李實韓鳳路九衢詣余曰古人仰稼穡而思稷觀河洛而思禹不忘本也興學儲才功澤惟長今宋公九表作矣幸述事以永其傳焉愚應之曰有開必先匪作無成國亦叨蒙興學作養者實素願也况梵宇寄鴻臚之寺亦書其始華表題鶴篆之文并懷其舊使貢鼎不繫禹圖職方莫考其地鏡背不鑄乾德寶儀焉知自蜀乃述顛末如前

請銜按院宗主周公并附記呈乞刪定蒙批記文蒼老便可勒石撰記仍勒作者名氏本院職銜准并勒乃知天下事遇焉而已閱六十年無興念者使今未蒙批允胥就泯矣後之士與挹芹香者曷考其自以崇其本耶

重修儒學記

明明 李汝楨 邑人

懷安衛制居宣府之西百有二十里成弘間有衛無學軍民子弟皆隸左衛儒學肄業自掌印懷安衛指揮宋君諱贊者具疏奏請而學始建時在正德辛未秋七月當其時始爲創置茅茨土階未幾百年十壤

八九萬厯丁酉春三月都人喬木榮除受本學司訓是歲霽麗滂沱商羊繼舞大殿無駐足乾地兩廡可舉目觀天啟聖祠瓦墜墻崩明倫堂簷垂脊滾廟後產蛙齋前沉竈諸凡祠宇等處無不崩圯於是迺謀諸在學諸生賀維廉胡期化白韜李凌雲陳進德王道光等具呈修理申請於宣府西路通判京口程公轉申院道蒙督學東吳徐公元正守道北平孫公維城各捐十金爲之首倡於是在邑悅禮義之家敦詩書之士暨諸鄉宦同寅屬吏欣然從而和之積所須泉券不啻數千百緡迺始命工營繕事未竣而公已

離任至辛丑春三月上黨段公代公甫臨廟學奠謁見門觀禮殿雖粗就緒而賢廡諸室尙爾闕如於是他務未遑毅然首舉授全模於梓匠僦拱木於林衡不煩叱呵役夫獻技是故跂翼矢棘鳥革翬飛對然崑巍髡若高垂其殿閣則插壘參差其堂宇則枌橈煜輝窗朽鏝以丹堊牖塗飾以椒桂旣莽置於庭室且黜黜於棖題蓋經始於庚子之春而落成於壬寅之夏公之加意學校若此誰曰作人之本不在是哉大都士養於學猶工居肆遠觀往昔至如鬻序鞠爲蔬園而賢才剝落故育才無地而責土成是指河戈黍之說也昔龍伯之國有大人一舉而得六鰲釣得其綸也蒲且之射一發而連雙鷁弋得其絲也周之士升之司徒升之司馬國有菁莪之盛教得其地也然則今日之舉詎非育才興化之要務哉

懷城城守題名記

李汝楨

懷安有城郭始於漢祖五年名其縣曰彞輿唐穆宗長慶三陽易彞輿爲懷安縣自是而後爲邑爲衛沿革不同迨石敬瑭以山後十六州賂契丹而懷安淪於左衽者四百餘年我太祖高皇帝驅逐醜虜掃清宇宙因廢縣設懷安衛用指揮使司領之抽調南直

山西官民分屯列戍遂成宣雲巨鎮正統四年邊庭
多事設守備一員統率官軍內防外禦其體統將都
指揮始任者則龍門張公林也夫建官置守百七十
年矣某也賢某也否某也陟某也黜何姓何名何官
何地畧無考證夫有司若府若州若縣則有志以志
一方之文獻官吏山川田賦各衙門則又有題名記
官職履歷年歲出身進退俾後人視其賢而陟者以
爲勸視其否而黜者以爲懲所係一方休戚理亂誠
非淺鮮邊衛則不然官無典籍野無稗史傳舍視仕
秦越視民卽有志之夫安所考鏡以爲勸懲而砥勵

名節也吳公奉命守土三歷年所修廢舉隆愛民恤
士一時政蹟爲八路最大司馬推佐神樞戎政瀕行
之際乃謀於不佞楨曰守備爲一方父母卒不留名
姓於地方珍欲捐俸立石以垂永久惟高賢稽往考
故俾守土之官世世有聞是珍之厚望也楨曰唯唯
百年曠典自公舉之敢不從命第世遠人亡無所取
質卽隆萬以來邈焉寡知况其先者乎慨惟介冑操
柄留心政事者十無一二况肯捐已貲以急公務乎
吳公此舉蓋百無一二其賢於人遠矣刊石題名請
自公始儻繼來者勿替引之則芳名亦藉不朽云

重修懷城北關真武廟碑記

明侍講 張士範 邑人

形家言吾懷之勢南昂北下不有以砥之則風氣易趨重將難返識者憂其卒也迨正德間始城北關鎮以玄帝維時徼祝神庥以安以阜是亦計維桑者之深長思也未幾而關廢廟亦因之至萬厯間有議復關城者尋以物力不敷事遂寢用是廟貌益頽稷田興歎止供一二穢羽窟穴其中辦香不靈神其吐之矣夫神不棲將氣日薄畜不享將脈日漓漓薄之患浸假而受之風俗浸假而中之人心誰司護佑而至此吁可怪也適會邑人副戎徐公應召過而恫焉遂

倡首重嚴爲諸檀勸而尉氏丞張公應享米脂令余兄士第參將李公時新都闔黃公文郁輩相繼布金躬自擘畫朽者易缺者補塵埋者丹堊又於殿基前後之隙地增築爲臺而廣之高視殿基徑則益殿基之半爽塏軒豁視昔加弘恢恢乎有餘地也其制則中爲正殿東西爲祖師殿前爲龍虎殿並仍舊貫而左右翼以精舍六間匝圍繚以周垣百堵山門之外懸木爲橋以通出入則皆所鼎新也慮緇黃乏供常住爲艱張公又復捐附郭田畝以贍瓢笠之熏修者是役也張公之力居多而余亦間割買山錢以佐之

不謂鄉也風雨剝落之區今則恍接玉清之界矣張公又於殿之西南隅作小樓一間遠抱千峰平臨百雉嵐青野綠入座沾襟時攜二三老友趺坐其中隱聞清磬經聲從天而落不自知其凡骨步虛在帝左右也然位置斯樓良有遠慮非直爲觀勝已者蓋吾城受坤脈爲來龍而樓當廟之西南以迎坤氣堪輿家稱回龍顧祖其義得之且廟坎而樓坤於卦爲師易曰地中有水師君子以容民畜衆夫容則其氣悠畜則其脈遠悠遠無疆所留者大今而後人心風俗不至江河則斯樓爲之砥也又况邇來寇插交狎

時方用武帝以蕩魔餘烈迅掃流氛將師貞之吉實式憑之甯特爲一方捍禦云乎哉至作廟之始終帝神之靈畢具載贈太常少卿雲石先生岳公倫之記中余不更贅第書其近事以告來茲俾知此廟所係與尋常香火不同而崇祀舉廢不無有望於後之間俗者

重修虎窩寺碑記

張士範

虎窩禪林卽漢壽峰寺之遺址攷古碣不聞有虎之異也迄我明成化丙申間始改今名父老相傳有虎負石而居人跡罕至尋值異僧德玉卓錫茲山虎馴

以徙遂卽其地而寺焉噫亦奇矣豈山後諸州割賂
之後天不忍以佛場靈山辱之腥穢特現白額身爲
護法以待今日乎開山者僧留山者虎於今山與寺
皆以虎窩得名也虎與有力矣然此特寺之異也而
洞則又有異焉者庸髡俗羽卽不解摻奇而韻士騷
人又無從覲面至今埋沒寒煙野卉中卒未有拈而
出之者遭時不偶洞亦無從自見乎然則天地之知
希我貴者獨洞也乎哉余素耽遊癖每遇佳山水則
猿攀鳥覓不窮其勝不止以是兩洞有緣卒爲余得
其一爲陽洞洞距寺西南數百武在山之陰削壁斗

絕林木蔽虧捫蘿梯磴而上始陟其巔洞口徑三四
尺許上以巨石覆之寢入寢狹莫測淺深每至玄冥
司律則煖氣如蒸直冲漢表望之如素燼入斗匹練
倒懸一似地鼓風輪其中有吹劫火者余擬爲額曰
雪竇回春其一爲冰洞洞距寺東北數百武在山之
麓怪石錯落若象踞獅蹲拂草匍匐而入乃得洞口
洞皆奇石天成高廣盈丈水從石隙中出如漏天飛
雨灑面沾襟比入伏日則凝結成冰不謂流金鑠石
之時忽現清涼國也竊笑暑吏至此無權應自愧趨
炎之失策矣余擬爲額曰冰天傲暑異哉一則以陽

和回黑帝之威一則以嚴冷哉祝融之暴斯不亦超
陰陽有別冶傲天地以孤行乎余謂此何必遜蓮壺
仙界而猶恨蓮壺仙界未必有此也寺歲久且圯諸
檀謀布金以嚴之而又以其羨建方丈三楹於殿之
東偏談禪讀書嘯雲觴月無不可者是役也捐金首
倡則尉氏丞張君應亨助金伐石則甯羌守何君哲
而探奇討勝領畧玄情則間出山資以佐其不逮余
與吾家米脂令伯氏士第也舊石不載兩洞之勝交
臂失之殊爲缺典余故特爲闡幽俾後之考古者知
山靈知己有吾輩在嗣而葺之庶茲山不與浩劫同

灰也

平頂山聖母祠靈官廟碑記

張士範

聖母之德職生靈官之權職討兩者之不並行舊矣
今一祠而並祀之其義何居余曰此春秋之義也春
秋作而亂臣賊子懼聖人所以生春秋也祀聖母而
並祀靈官亦皆所以生之也蓋天憂生之脈不長故
假聖母以生之道生之則生不窮天憂生之理不直
故假靈官以討之道生之則生不罔夫獨不見之上
帝之以赤心忠良勅靈官乎夫靈官而赤心忠良也
赤與不赤遇則討忠與不忠遇則討良與不良遇則

懷安縣志 卷八
討討其逆天者以護其順天者奉天勅而行天討靈官亦不得已而用之者也且今天下倖生者豈少哉動於往生今生來生妄冀聖母之衍其傳而不知遲報速報必報陰有靈官之鞭其後嗚呼人生滋偽天心滋戚矣靈官之遣天豈好爲耳目人無已時乎至若明德之後必昌仁者之門方大靈官方潛佑默相喜賦螽斯惟恐其鳳之替毛磨之歇趾也討云乎哉蓋將以懼夫欺天以祈嗣者覩靈官而魄震如厲之人夜半生子亟舉火而燭之惟恐其似己也則靈官化枉之靈也夫令遍閭浮提而子與子言孝臣與臣

言忠盡化爲赤心忠良也德聖母將不並德靈官乎余故曰此春秋之義也皆所以生之也則祀之聖母之側也誰曰不宜

勗建南嶺帝釋神宮碑記

張士範

南去懷安二十里許曰石山者其抱勢獨尊結脈綦遠龍岡起伏風氣會焉端居坐鎮類有道者支龍環護爲左右翼兩峰對峙如揖如拱類已悟僧聽生公說法俛首參禪者前結案山兒孫盡附幽泉飛瀑怒激潑澗盤旋十餘里始出山直瀉附郭灌溉者利之類法侶捧兩足尊以水石作供者憑高遠眺數百里

內城郭山川皆可指數陰晴異狀景亦不同時有雲
氣雷聲出乎履舄之下類華表歸來俯瞰人世塵脫
色界半是半非者自有山以還隻眼未遘俗子不知
摩日凌霄與世若隔而偏入秦宇山人張君之夢神
交氣晤至再至三夙世良因如投針芥類石上精魂
重來相訪而雙龍躍合有待而然者山待君乃示靈
君待山乃證果於是誅茅闢地獨力仔肩度土程材
盡出心計絕頂建神宮一區而中判之南向奉佛曰
空王北向奉三大帝曰南極曰文昌曰伏魔肖像構
臺陶甃伐石僂房精舍俯澗依雲所費不下數百餘

金皆捨所愛以營之視世人慳心癡淚拔一毛而戀
不忍割者賢不肖何如也且之空王三帝者又非牽
合同堂臆爲尸祝皆君所時形寤寐而山靈先爲詔
之者蓋空王爲世大慈父無刻不哀愍衆生而無奈
大事因緣迷者不了禮空王正所以喚世也而世晷
甚促莫若喚之以長生則注算延齡孰與南極世氣
甚蒙莫若喚之以文明則窮變達化孰與文昌世情
甚譎莫若喚之以忠義則誅佞劈奸孰與伏魔神不
山不棲山不神不名漠合冥契有默相之者矣不然
入君夢者其誰耶君嘗數爲余曰前身爲老比丘故

於一切嗜好取精獨嗇用物獨廉惟遇緇黃募緣則不恡倒囊多布金力而君先有丈夫子秀上英多慧根夙具垂髫卽爲名諸生乃方弱冠卽厭世而去亦以歸空入滅爲言是亦定僧再來者且乃祖某亦具修山行至今北山白龍行宮禱雨輒應其所建也蓋君家祖孫父子具載僧德世世有山水緣者豈偶然也哉頃神宮竣又復墾田飯僧永永爲茲山常住并營菟裘君將老焉非具身後眼作未來因者不及此千載而下青山白雲作君俎豆望南嶺而酬辦香者山無盡君亦無盡矣據開山歲月經始於崇禎癸酉之夏越明年而落成余幸躬逢其盛樂爲之書

重修關帝廟碑記

明縣令張士第 邑人

帝在漢昭烈時一將軍也漢祚幾絕而復續賴帝以扶持安全之然身在漢則爲忠臣神在萬世則爲天地之正氣一種精英靈異往往有顯護焉於是遞代迭封用隆血享今皇上御宇之四十三禩勅封三界伏魔大帝於時懷邑府署舊有祠制胥吏等相與崛然鼎新因走問記於余余曰魔者邪也邪之氣鍾於人則爲奸臣爲逆子號曰人妖邪之氣鍾於物則爲魑魅爲魍魎號曰物怪大都怪生有因政以兆妖妖

不自滅必得正氣不阿者始如冰雪之遇曦暘此華
月之精所以怖梁公而匿跡也帝在漢時莫奸如曹
壽亭不以屈節莫宄如孫虎子羞與爲戚凡夫貫天
達地之凶么麼小醜之孽直以之膏青龍而潤三尺
噫嘻噓哉凡此皆魔也皆伏也皆正氣之所必不見
容而爲世道人心標砥柱也况乎崇厲沴氛其應不
甯在物一觸以義膽忠腸肯使之肆然宇中耶嗟嗟
以維漢世者維萬世以伏漢世魔者伏萬世魔海晏
河清今天下幸不罹天札之虞而問誰實爲之亦知
秋毫皆伏魔力乎然則埏垓之廣林總之衆尙其戴

天子而更戴帝君也請以是爲記

肇芳亭松記

明明閩厚邑人經

柴西南有山節然蓋柴之鎮也日色雲影山間四時
晦明變化亦柴之具瞻也予有小園西南與茲山相
向而朝夕仰止山之靈若臨戶牖而鑒之者予性愛
松樹之十有餘年無生者萬厯甲辰歲仲春植二小
松於肇芳亭之前乃向山而祝曰願微惠於山之靈
以壽斯松蘄應手而植以締歲寒惟欣惟榮永庇斯
亭於是會不踰月而雙松倏茂若有陰爲之相者前
此十餘年來一植未能今則見聯芳矣夫樹松末爲

也樹而祈之暖念也乃隨禱而應捷如影響一悚始動感而遂通山之靈其昭昭乎有若然者乃知隱幽龍見暗室電灼善端生發雖曰雨露有養夜氣旋生山之靈未必不引而長也竊孽滋萌雖曰斧斤肆伐牛羊恣牧山之靈未必不潛而奪也於赫南山惟神至神松且鑿之况於人心可不欽之哉可不欽之哉是爲記

柳君諱藝字仲輝幽室記

明布政李綸邑人

吾懷西十里許墻堞翼然生齒蕃聚柳氏莊在焉莊之南茂林森鬱諸果木皆備且行分類植秩然不紊

則柳仲輝氏藝之所爲園也嘉靖丙午夏余以諫官奉上命冊封河南徽府建德王因假道歸省桑梓仲輝氏邀往觀焉其偕行者若雪菴賀天澤北軒呂粹夫東涯康子和陽谷韓鳴岐皆文士也從容遊覽惟意所之至園之西畔則又見幽室成而尙虛碑仆而未文者焉予詢其故則皆仲輝氏之預設以需造化者之相尋也予謂仲輝氏亦達者哉夫人旣死而墓墓而碑焉恒如也生者爲之人皆曰不祥仲氏獨先爲之而不泥於時俗之議有曠識矣商與市井者相伍農與畝畝者相親物從其類恒如也仲輝農是業

而好從吾縉紳者遊焉有雅志矣識如是志如是固宜其立身成家爲子孫長久飽煖計也未幾康東涯氏詣予而請文其碑余惟死生一道也先後一揆也故天地盈虛且有不可逃之數而勤儉可以成家則後之人猶夫先也仲輝知生之爲寄而超然有遺世之想余固命之曰達矣爲仲輝之後者儻斯文不絕能以仲輝之所以治家者治家而能不墮其先業焉將不謂之孝乎噫達者吾得而見之矣孝之一字吾乃重望於柳氏之子若孫者云仲輝父林母康氏卽東涯之姑也妻孟氏生二子長曰存海次曰存潭妾

吳氏生二女王氏尙無出若柳氏世家之遠族類之蕃特並敘諸石之左方茲不備述

東沙城朔陽縣君墓記

明貢 閻守素 邑人

朔陽縣君朱氏博野王之孫女也生有賢操爲王之所鍾愛年弱歲蒙封誥旣長王爲擇得宣府西路王君尙忠議已定其婚翁王公諱琇以地供其餉稍有虧損遂致向賓之儀文不得足佳禮愆期王心不悅欲改降他姓縣君告父曰女之適人一言卽定父已許王而翻然以與他姓雖死不願也王感其言遂修下嫁之禮百兩爛盈王氏以豐矣縣君奉訓大夫者

日食六兩祿銀三十二年縣君之至也事翁姑以孝
聞待諸親屬惠婉慈祥未有一毫驕傲色鄉人稱之
曰縣君賢侍長也無何以隆慶三年五月初十日卒
王氏乃別就其地下葬焉葬後數載王君念縣君不
置欲爲碑碣以揚其賢走使以請吁嗟縣君天潢所
出尊貴之至也而克盡婦道若是不亦異哉今世人
乃有豪貴不及縣君者何限也而蔑視舅姑違傲夫
子真罪人矣有子二曰雲鶚曰雲鴻皆姻府親女一
適任氏縣君可謂有後矣爲之銘曰貴而賢淑世難
有吁嗟王姬天所厚金石不渝全所偶大倫克敦操

井曰耿耿洋洋在碑口玉葉金枝名不朽時萬曆二
十三年季春三月丙子吉日

節婦張心一妻碑記

明副貢韓文明 邑人

天下何所爲綱常亦惟義正之氣充塞千古而已其
在丈夫也臣貴乎忠乃有二三其德子貴乎孝不免
變渝其衷况乎執巾櫛奉箕箒如女流者而欲其同
生死而一節而不改柯易葉不綦難乎吾鄉選貢張
生心一其妻楊氏烈婦也方張卧疴床簣適見有蔚
州等義女節婦兩受恩褒傳揚衆口乃感歎於楊前
曰人有如是妻死復何恨氏慰之曰第願恙痊此言

胡爲矧此易事也脫不幸我必從之爲誦我心匪石之句未幾張不祿氏號泣視殮畢家人察其必殉盈前解慰防守殊殷迨於夫亡五日之晚乘衆倦寢乃縊於柩側時年二十有八夫古之貞節如齊姜之誓舟也叔姬之歸紀也曹爽之弟婦感痛於盛衰之際也固已號稱閨範而茲竟不惜其死卓哉氏乎信以貞志義以殉身剛果之節正大之氣不尤可以振頹綱挽世風乎本堡守備梁旣已匾旌堡之紳衿鄉衆公議伐石樹之門首謹畧而傳之以泐諸不朽

勅封榮祿大夫實授昭義將軍平川總兵楊公世

系功德記

明蘄遼總督 塞 達人 巴渝人

國家干城之寄至鉅矣士生而羣居與譚英英意氣咸曰我當機而知也如此謀勇也如此及臨事而舉動萬全朝廷邊境所賴有濟者未易概見豈一人而後先易致與蓋甲冑易荷肝膽難披必其忠義之根傳於上世而虎豹之骨鍾於地靈於是祖宗欲洩未施之志得後以展之欲隆未顯之績得後以昌之本源源未可輕置喙也以今見總川廣貴陽元戎楊公子溯其自而知籍本晉陽遷處懷安其先人功行地迥時殊豈予所能遠溯第見平川公生而挺異虎

頭猿臂少樹奇聲他公以韜鈴取金印者或繇世胄而公不其然蓋公志存裹革藝擅穿楊勇輕萬夫才堪緩急卽枕戈卧甲身冒矢石有所不計而摧鋒陷陣信如持籌得若人而邊庭燧息朝廷拊髀亦何幸重有倚哉然而國家非易得公公之承三錫而受顯榮亦非易也故公以千兵而厯總把由鎮撫而守禦參戎始副戎總嗣今榮取公侯如珠在掌無俟稱許且以其履厯所至盡於東南西北也威信所服盡乎倭寇醜虜也薦揚旌勵盡於九邊臺部也欽依欽錫極於逾廿望三也詎不桓桓乎赴赴乎雄而且盛視

彼英英意氣自負者何如軒輊也方今以勇冠三軍之名功高八路之望佐制院駐節巴渝以滅賊之餘爲善後之舉凡一號令一運籌無不悉經商確藉賴傳宣巴之人黃童白叟遇霓旌所指咸願一識其面隨歌其功且曰楊公者會何名山秀水鍾何祖功宗德丈夫生而文可展經濟武可效勛勩如斯偉壯不類於常在朝廷則朝廷重在邊庭則邊庭重行且圖閣銅標千古耀公之名伐矣如公之先公者受公報祀儻亦知公爲中外仰重其欣喜亦如覩生前乎謹以是勒之公先人華表之石以揚積累之盛以博鄉

里之知以備史館之錄云

重修表忠祠記

國朝邑令吳琮四川人

明世宗南巡雲石岳先生倫以主事抗疏諫止下詔
獄廷杖削籍歸歸數年卒穆宗踐祚其子訟諸朝得
援遺詔與楊忠愍公繼盛諸臣一體贈卹祀鄉賢
又建專祠於城之東顏曰表忠旌直節也歲久傾圮
鳥巢鼠穴芻兒牧豎躑躅於其旁先生後嗣既衰且
貧而吏茲土者俱置勿顧蓋湮沒不彰者有年矣康
熙間前令莫君應斌宣化郡丞王君希鏊先後捐貲
爲修葺計鳩工飭材構棟整壁兩人去以故規模粗
立不及觀厥成至

立不及觀厥成至

皇上御極之五年今巡撫山東大中丞岳公方以藩參分

守口北而

琮

適爲屬吏公與先生同出忠武王後行

部懷安謁祠興歎曰此前朝直臣又吾宗也祠烏不
修乃捐金若干共土木人力之費又置祀田五十畝

命

琮

董其事琮雅重先生直節割俸所入以勸厥美

期年工竣今日之層楹邃宇者前日之斷址頽垣也
今日之粉堊漆黝者前日之兔葵燕麥也今日之春
秋祀奠潔壺尊而羞俎豆者前日之欹斜荒落鳥獸
呼而風雪侵也然則公之功顧不偉歟方正學有言

國家可百年無才智之士不可一日無氣節之臣永陵時海氛告警邊隙屢啟大理之獄舉朝爲空天下可謂多故矣而復六飛南幸以侈其心內棄根本外事盤游先生獨以部曹批逆鱗而攀殿檻言雖不用心則忠矣此氣節之臣而國家不可一日無者也論者謂先生一疏直與祭公祈招之詩並耀史冊諒哉言也惟中丞公重修斯祠以崇先哲以發幽光以示來學有關於名教甚鉅而又以全王莫兩入之美豈區區私其宗者哉顧祠成而公擢方伯於晉秩開府麗牲之辭闕而未備琮不敢以無文謝也故爲誌其

本末俾國人矜式者知重修所自且紀公功於不朽若懷邑好義紳士醵金爲助者備書碑陰云

敬一書院學租記

國朝薛天培建水人

昔漢史遷適東魯登孔氏廟堂觀其車服禮器諸生以時習禮其家低徊留之不忍去是古之學者皆聚於廟也今則不然廟堂遍天下郡邑官師每逢朔望不過率其屬啟門贊拜而退其餘則塵封關鎖詩書絃誦之聲蔑如也豈古者設廟之意哉懷邑爲畿輔重地學宮舊制軒廠雄傑甲於他邑後亦漸傾圮矣余同年友曹君運秉鐸於庠率衆興修由大殿兩廡

兩坊櫺星門明倫堂等處次第修葺十載經營煥然一新獨其兩齋房欹斜傾頽無以爲諸生課誦之地曹君竊竊然時以未竟厥事爲憂適余恭膺

簡命蒞任茲土曰是殆余之責也夫爰急捐俸鳩工庀材半閱月而竣事因其後有敬一亭爲立敬一書院進德修業兩齋集邑之生童延師儒課誦其中而余竊因之有感也天下事不難於創始而難於圖終懷邑地土瘠薄士多單寒使不爲終焉之計則膏火無資今雖生徒濟濟未幾而聚者旋散欲長聞詩書絃誦之聲其可得乎查邑有官租八十倉石向係縣署所

恩以助薪水者因稟明各憲以六十石爲館穀其二十石則分送縣城柴城兩處之文昌閣爲敬惜字紙之用儻緣此課誦有地而敬業樂羣教學相長俾塞垣沙磧之區漸媲美於鄒魯文學之盛而人才蒸蒸日上起焉是則余之所厚望也云爾是爲記

傳

節婦朱秦氏小傳

國朝武一韓太谷
邑令人

節婦朱秦氏者國賓之女故民朱琇之妻年十六歲歸朱朱窶人子氏簞瓢屢空晏如也孝順舅姑克盡婦道無何結褵甫五載而遽失所天當是時氏年纔

二十一耳遺子依中方在襁褓氏茹茶飲蘖矢靡慝而育之提攜顧復如是者有年嗣依中稍長窮不能糊口覓食他鄉氏形單影隻惟日望其子之歸以支持門戶如是者亦有年嗣聞依中亦死並無葦功總麻之親可依惟恃女紅拮据卒瘞以自食其力鄉閭共稱其賢雍正九年余蒞茲土聞其苦節常以米遺之十年氏卒年七十有二余聞其事於學使者給以匾額又會同督院具題奉

旨旌表蒙

恩給建坊銀三十兩余嘗觀巨室富家衣服飲食無不遂

又有子若女在抱而卒不能安其室者所在多有凱風所由作也而氏家固貧甚乃心堅金石歷五十六載如一日可不謂難焉爰傳其梗概以為當代亮節者勸

跋

贈太常寺卿雲石岳先生奏議跋

明戶部主事 王濬初 山陰人

不佞少侍先文端公聞說上谷雲石岳先生立朝大節如汲黯之在漢陽城之在唐唐介之在宋蓋嘉靖名臣也比不佞官京師奉使道先生里輒徘徊不忍

去者久之會先生冢孫以武闡高第守備吾邑獲先生奏疏始觀先生之大全焉先生釋褐正肅皇帝更化之初一二新進迎合當上指輒不次擢用大踰令甲先生上疏糾駁新貴人無不目懾先生者迨擢大行使三晉值亢旱蠲租而有司以藩祿邊儲白催如故先生寫易子析骸之狀爲饑民請命時論避之張桂言禮驟幸接踵綸扉諸夤緣登進者朋比相軋先生抗章列其姦狀上敍于公議賜珖二輔而謫先生爲齊東尉稍遷曲沃尹雲中軍變先生再疏條上討叛機宜大司馬覆奏報可尋擢起部郎駸駸向用適

獻皇后大行肅皇帝躬奉梓宮祔葬顯陵先生又上疏留蹕忤旨下詔獄放爲民纍繫困億業已不支矣甫離園土遽及易簣朝野士民無知不知咸隕涕也莊皇帝登極贈太常寺少卿部使者採輿論祀於瞽宗復梓疏稿傳世許太保稱其昂厲奮激皆忠義所宣洩諒哉迺知先公之以汲黯諸臣方先生也語固不虛耳顧不佞更有慨於衷者今上臨御久眎肅皇帝已過其歷而時政紛紜類先朝者亦復不少樞軸臺省曹耦互分下爭上疑游至空署寓內曠乾水溢置若罔聞權稅採金中使四出銀夏脫巾非內訌幾

失賊危陝右迄今邊鎮日虞庚癸遼警一隅徵兵轉
餉騷動海內譚戰守者至不諱北轅南渡事藉令先
生日擊其狀所爲痛哭流涕叩閤上章者激切又當
何如哉不佞白首爲郎與侏儒共飽一無建白報主
恩而裨軍國爲先生桑梓羞不淺實有愧色於斯文
焉

楊公德政誌

國初張泌邑人
孝廉

楊公諱大崑字玉峰山東濟南歷城世胄也歷任龍
門豐潤卓卓有循良聲乾隆己未歲夏四月蒞臨茲
土甫下車虛懷若谷周諮民隱凡害之當去利之當

興者無不次第舉行懷邑舊有水患縣城與柴西最
熾公相度形勢築隄疏河水患以息語云微禹吾其
爲魚其此之謂乎修葺

聖廟敬一亭及敬一書院建立左衛養正書院俱資膏火
以課讀辟離鐘鼓之化於今再見也懷曩未編保甲
公力行之晝夜嚴稽農安於野商安於市矣且矢志
勤慎案無留牘吏不得舞文胥無由生詐四境之內
胥沐浴於光天化日之中其折獄也惟公則明惟明
則斷無事煩言而民自不冤勝者不勝者咸曰神明
宰也循行阡陌補助兼行修築橋梁徒輿並濟被災

者請貸以恤之流亡者捐棺以殯之設粥賑饑待火
不止於五百施藥療疾良劑普濟乎萬生噫溺由已
溺饑由已饑念切民瘼痼瘵在抱古聖王之下車而
泣恩及枯骨者胥是意也今又纂集志乘備載疆里
山川揆羅古今人物從前未有之美自此而始公欲
彰善以勸善必等豈忍掩公之善於不彰乎因期列
諸名宦永垂不朽公以職分宜然未允所請而邑人
誌感之私卒不容已故不揣荒陋畧爲紀述以俟來
茲之續志者

楊孝子傳

張鳳山

孝子姓楊名思庭字彝訓號拙齋直隸懷安縣學生
嘉慶壬戌仲冬相識於池陽官舍爲居停馬郡侯之
宅相也余見其貌不踰中人而行事磊落吐詞開爽
心竊重之同硯鳳池家季幕遊冀北知其孝友名噪
宣郡一日偶談及之因詢其詳鳳季曰孝子父諱甲
秀爲懷邑名士博學能文從遊者衆元配王舉二雄
長卽孝子十齡失恃繼母史出幼弟在襁褓而失怙
史年三十孝子年十八乃跪母前曰家雖寒素父爲
儒宗兒願乞食養母天年號泣不已母本無他志諾
焉不一旬祖母祖父繼逝無以爲殮孝子丐諸戚族

與父及門咸重其孝贈之以賻殯葬事竟督仲弟思堂發憤讀書服闋應試同案遊泮遂爲仲弟娶婦其事繼母也曲盡子道凡衣食之完潔者必先奉繼母次及幼弟再仲弟弟婦已及妻有無弗計也幼弟初入塾孝子自課之稍長使就外傳或曰自訓有餘何多費爲孝子曰教之不率必施夏楚恐傷母心甯籌修脯而不忍自訓余聞至此不覺淚下何其曲體親心惻我肺腑也宗族鄉黨之稱信不虛矣世有受繼母撫育婚配垂二十餘年而視繼母諸弟如秦越者推其意繼母無毛裏之愛弟妹有紵奪之憂遂昧配

父同因之意求其不違親言不萌腹誹媿媿不倦者百不得一以視孝子之心不亦遠乎孝子戊子年生年力正富聞其剛直好學喜爲人排難解紛異日功名事業正未可量余老矣樂道人善傳之以風夫反是者

文昌書院碑記

邑令 鄒振岳 山東人

書院盛典也亦常事也宇內州縣千餘其無書院者有幾名非罕聞境非創造非常事而何獨懷安之有書院則旣見爲甚盛之典而又驚爲非常之事懷安在勝國爲戎馬馳逐地徵調修築日不暇給而奚暇

懷安縣志 卷八 藝文 三
顧此 本朝深仁厚澤士安於學農恬於畝者已二
百餘年而此典仍缺前之官斯土者屢擬振興半皆
中止語在文廟與舊文昌書院碑記歲丙寅余由詞
垣出乘乏於茲下車卽以邑無書院爲憾嗣因地瘠
貧又當西陲孔道比年不靖困於徭役兼之到任未
久官與民相信不深思籌鉅款慮以輕舉僨事故遲
至戊辰秋乃敢倡議此言旣出若決江河月四周捐
金至四千餘卜地就文昌書院故址非惟仍舊貫亦
不欲掩前人之善也復出貲於其旁購宅一區山長
所居之堂庶諸生肄業之齋房粗可棲處以其餘貲

發商得息作爲經費之源是役也懷安無老幼莫不
極力贊成而匡勦之功則劉吉士孝廉好信徐允升

農部建猷宗暖堂貢生光燾三人勞苦尤多

以上三人俱載

前令鄒碑記光緒丙子續修縣志邑
侯蔭命添載監院歲貢生馮兆吉

至於讀書之法

立身之矩書院之利弊古聖賢經傳及儒先緒論言
之旣精且詳腐材末學稍置一辭非枝卽贅故止序
其巔末使後來者知創始之難勿視爲常事而忽之
庶幾盛典永垂可爲
國家收得人之效矣

重修節孝祠暨總坊記

邑令 尋鑾晉人 山西

同治九年秋太倉錢公旬宣畿輔整綱飭紀百廢俱興而尤以正人心厚風俗爲急務因念民間婦女苦節多沈晦不彰心焉憫之乃擬責成學校采訪舉報又慮司事者阻隔延請由州縣徑達大府請旌湘鄉會相國趨其議飭通行而余以是冬承乏懷安遂與邑紳設局采訪得節孝李梁氏等若干人詳請旌表如例甚盛典也按縣城之西街舊有節孝祠不知建自何年傾圮久矣乃與邑人士議新之捐俸若干而邑之好義者咸多量力出貲乃堂乃宇

乃墜乃塗經始於二月十八日而告成復於祠門外創建節孝總坊一凡邑志中所載節孝若干人及新舉若干人均置木主祠中由有司春秋致祭焉且夫忠孝節義之性盡人所同具也其孤行一意百折而不回者是皆天地正氣之所鍾不過自慊其心而已豈有意計身後之名稱邀國家之曠典哉然使數十百年之後泯滅無聲卽貞魂烈魄必無悽怨於九原而中材以下之聞而知之者曾漠然無所動於中則亦何以返人心於素樸而挽風俗之頽靡甚非表厥宅里樹之風聲之意也然則方伯此舉所繫豈淺

懷安縣志 卷之四
鮮歟余攝官於是而幸際其盛且樂得邑之人贊成
義舉乃爲文記其始末如此所願後之君子踵故事
以發潛德庶方伯之美意歷久彌長也夫

擬捐設懷安賓興記

本邑
山長 程燮奎 湖北人

蓋聞鄉舉重文章之彥家修爲拜獻之資選中工師
典試先隆主考時逢大比禮經特載賓興奇材則兩
捷聯登盛事待三年一舉貂蟬座列名宗固科第綿
延駟馬門開新進亦英賢崛起凡茲有志豈不同情
惟經生多屢空之虞致寒畯有向隅之歎在沃野或
能相濟而窮鄉何以爲資懷安雖近長安人爭書上

邊壤究非膏壤士但經鋤輒興彈鋏之歌易阻題橋
之願本縣調除茲邑篤嗜斯文記曾十載星霜看花
未遂尙憶一肩風雪行李增寒念措手之維艱每設
身而代想前者畿南駐轍仿朱考亭院建明經今茲
直北停驂效劉祭酒錢分光學非沽名以爲快實結
習之難忘况覩此邦尤多窘境縱欲獨居將伯奈綆
短而汲深何如廣積方兄俾袖長而舞善茲幸有基
可就無妨特地倡先計存罰墨之金配二首六身而
成亥更夏藝林之玉譜雙聲疊韻以由庚十二峯朗
若列眉廉泉獨挹廿四品羣推作手詞峽同傾貸彼

商民嘉予士類母生子不虞其匱司出入者削竹而
登官與紳但董其成分贏餘者及瓜而代息宜計月
絲一一以頻抽用若逢年徑三三而待啟至於分所
應得尤宜酌以常經或受辛而優選逾恒香沾玉案
或遇酉而特科拔萃策射金門或賦鹿萃觀光
北闕或逢燕杏赴試南宮罔非桑梓之榮比似芻蕘
之益如有城償白璧甘讓逖先卽今臺築黃金請自
隗始亦冀涓流小補務期河潤均霑值此時濟濟儲
才以文爲富願異日多多益善接武而來勉爾鴻修
殷子鶴跂

重修懷安縣儒學碑記

程燮奎

學校之興廢人才之盛衰係焉入其國而雍雍熙熙
旣庶且富其政可知也遊其校而祈祈濟濟說禮敦
詩其教可知也升其堂而輝輝煌煌朱土綈木則其
氣運之發皇與民財之充牣可知也懷安地處邊徼
沐

聖朝休養生息之澤垂二百餘年郁郁彬彬駸駸盛矣而
菁華薈萃大美具彰於學宮尤見端焉溯自景相以
來峻整軒宏雄諸郡邑由濫觴以洎中葉代有增修
然不過風雨攸除烏鼠攸去足以庇神位而蔽宮懸

已耳癸酉歲余移硯此邦承乏講席適監院宗君光
熹馮君兆吉奉李邑侯廉夫諭督理重修闔屬解囊
雲集響應余訝其易舉詢之則前任已曾經始今邑
侯李踵而益興鳩工庀材甫裘葛而侯以調權媯川
去竊意此舉幾中輟矣乃執事者勩勩懇懇梓人巧
人絡繹趨赴凡夫粉櫟塲埴取給裕如又逾年李邑
侯旋篆未逮者補之將竣者速之黠黠嶙峋窳窳徑
廷靡不煥然而新彤然以麗雖守土之力歟益以見
此邦之大有人在也夫以蕞爾巖疆當燕雲孔道而
黌宮又當闐闐之衢行旅往來不但足以壯觀瞻抑

亦足以覘風會其有關於政教者豈淺鮮哉余不敏
主講四週乙第蟬聯蒸蒸日上非鼎新學校曷克臻
斯嗟嗟一勞永逸終始維艱余自不料淹留若是之
久也余猶幸久於是邦而乃躬逢其盛也毋亦文字
有緣將附貞石而顯乎因樂觀其成而爲之記

觀悟亭記

邑令 李葆貞 湖北人

夫人振袞千仞之上藐岱華若培塿隘川瀆若蹄涔
所據者高也其次攢峰嶮嶮旋瀨澿澿亦具有幽深
之致最下則壤埴自封勺流立暎而已烏足以拓心
胸而增識見蓋山水者文章之助也碎匄磅礴氣象

萬千一士濡毫百夫矐目良勝慨哉然而難矣懷安僻在燕陲二百餘年甲科未嘗一遇或曰無風水也鮮大觀也余亦歛焉迺景迺相躋彼崇墉則有文昌閣在東南隅踞巽維飛甍矗雲表鎮以司祿魁杓與形家所謂筆峰者相脗合遂乃躡梯縱眄俯瞰鱗厓四面巉巖繚如郭郭南來一水穿林際如虹如練隱現於平疇蔥蒨間爲怡曠者久之旣復降登循閣而南得地一笏命胡床小憩趺坐其間則見羣巒若案乍陰乍陽十里浮嵐蒼翠可挹時或宿雨初歇湍溪深瀲瀉入胸懷又衆壑匯流挾石飛鳴天然巨籟人

間箏笛耳一洗而空不禁躍然曰邑之大觀在是矣士人手一卷書老戶牖所見幾何或臨境拘墟有觸無悟雖日與談風月狀瀛壺猶嗒視莫釋而况生長窮鄉習焉不覺乎顧亦無靜觀之區資其領悟耳今試坐之高明之上疎無俗塵聰無俗韻飄飄乎盪煩襟而滌囂慮我知其必有得也然則息游之地又安可少哉余懷此久矣曩以調篆鄰州未遑領袖旋任後又爲公務所牽今年春集邑人士謀興羣廢得貲若干以其羨培風水約之椽之流丹重煥其下砥隍作址跨堞構廊延三楹袤丈許中支琴榻窗櫺嵌雲

母俾觸處洞然無纖蒂障而後豁然心目凡奇勃譎
璋之狀汨汨其來啟發性靈莫善於此詎意規畫甫
就余驟以奉諱聞匍匐去官何暇及此顧念庭訓在
日每值下車奉來書以扶植人才爲教所至遵循多
歷年所以今方昔敢懈半途弁髦先志乎爰與攝篆
山右劉君友梅商度期以必成劉君曰善夫子志猶
吾志也一謀一斷庸何傷於是梓人巧者趨事赴功
不旬日而草創略具余雖不獲觴落其上與諸子把
酒論文然劉君大雅才過余倍蓰無算當必有以匡
其不逮也抑余尤有說焉高山仰止流水盈科仁者

見之謂之仁智者見之謂之智天地一大文也山川
一文之起伏而旋折也操此以往方駕韓歐於甲科
乎何有是役也非惟斯邑之游觀乃斯文之大觀也
引而伸之觸類而長之解人不當如是耶亭行且成
爲顏其額曰觀悟而記以遺之勛士林且質諸嗣守
茲土者時光緒丙子逢閏之朔也

觀悟亭記

邑令 蔭 祿 正白旗人

事有甚合人心者必從而矯之是謂好勞事有先得
我心者又踵而增之是謂重費勞則傷民力費則竭
民財奚其政夫民財者民力所從出也財莫大乎寶

稽力莫重於務農時和年豐斯百廢舉矣丙子夏余移篆下洛閱視城垣登文閣有亭翼然俯抱離位時興作猶未竣也余就覽焉亭曰觀悟前宰記之甚詳其待士亦孔厚矣顧今之平板榦具餽糧者孰非吾民之財與力乎苟無歲何有民苟無民士胡以給故農者士之亞也鋤禾汗滴而吾輩不耕而食袖手作游觀安乎哉雖然不觀猶不悟也茲者憑高而望耕者饁者穫斂者利遺秉者杏花菖葉以其時觀之當憬然於物力艱難不至妨吾民並有以資吾士也因命亟成之與前說表裏而爲之記至於娛游之概姑

從闕云

重修觀音寺碑記

程燮奎

懷安縣署東街口舊有觀音禪院規制頗狹而爽塏高明亦人天勝境供養諸佛菩薩歲時瞻禮值旱禱雨輒應邑人發心布施重修葺之於是觀音菩薩佛殿白衣送子菩薩神堂以及三皇五道太尉等祠以次丹堊事竣問記於余余首肯者再爾時上方精進菩薩摩訶薩大弟子住恒春國闡如來法音無有獅子吼相低眉合十稱讚曰善哉善哉佛言恒河沙數衆生散滿三千大千世界作種種泡幻皆是有爲那

得清淨豈知有緣佛法皈依三寶遠離顛倒夢想能
成正覺以大願船渡彼衆生同登道岸如是我聞無
量功德四大部洲莫不信心藝梅檀布黃金莊嚴法
相振海潮音現金蓮寶座瓶水雲天一刹那間甘美
寶霽消諸苦惱善男子善女人頂禮膜拜皆大歡喜
普結善緣大檀越持貝葉書各善姓伐石普陀巖召
請金剛藏神是攻是泐置諸華嚴卽說偈曰 十方
大道場 亦在須彌地 轉無上法輪 所願皆如
意 羅刹須菩提 皆作平等視 一指證天龍
無生無恐怖 以此大神通 普渡無涯際 圓滿

功德林 齊誦波羅諦 莫言此是虛 永永生生
世 精進大弟子 爰爲之作記

詩古
 宣府畧書所見二首
 地據中原盡天垂大漠荒雲多終日白草不待秋黃
 任水稀魚鱉衝途但馬羊自憐年四十今始歷茲方
 驅車纔入郭突兀俗風新比屋妝筒瓦中元餉麵人
 事因前代舊業自近時貧莫漫愁彫瘵生全在大臣
 邊巡紀述
 明都御史許宗魯
 先皇神武並周宣北伐親兵駐萬全飲馬幾番思瀚
 海銘功何止上燕然龍旂晚拂胡星落虎帳秋高漢
 月懸分闔登壇諸將老至尊宵旰獨憂邊

詩古

宣府畧書所見二首

明曹心簡

地據中原盡天垂大漠荒雲多終日白草不待秋黃
 任水稀魚鱉衝途但馬羊自憐年四十今始歷茲方
 驅車纔入郭突兀俗風新比屋妝筒瓦中元餉麵人
 事因前代舊業自近時貧莫漫愁彫瘵生全在大臣
 邊巡紀述
 明都御史許宗魯

明都御史許宗魯

先皇神武並周宣北伐親兵駐萬全飲馬幾番思瀚

海銘功何止上燕然龍旂晚拂胡星落虎帳秋高漢

月懸分闔登壇諸將老至尊宵旰獨憂邊

九天行殿丹青麗列鎮雄兵虎豹屯上谷將軍新賜
 姓晉陽妃子獨承恩錦屏歌吹天顏喜玉帳森嚴將
 令尊流水浮雲俱過眼傷心甲第鎖千門
 許張將種人多識跋扈江神本世臣甲第崢嶸開上
 國異王恩禮逼周親丹符鐵券虛承寵繡幙珠幃豈
 貯春駢首可憐歸犴狴壯心空擬畫麒麟

熊耳峰

明石珩

封龍山勢壯巖業見熊耳高峙層霄間下聽幾千里
 威深貔虎避意拔雷電起乃知天降靈自與凡石異
 我思漢三老幽谷訪遺屣人去事亦非荒池但秋水

地靈應未散烈士還繼軌遙遙白雲中何人隱高几

宣平晚照詩

明大同 熊偉 宣府人 巡撫

村名仍故邑偏得照殘陽不共嶮嶷暝常延堡堞光
 衡茅煙莽蒼桑柘景微茫却憶經過日槐花底事忙

花山新月

熊偉

新月天邊出花山頂上看誰將冰鑑露斜照玉峰寒
 藥兔形猶隱河山影未寬綴紅堪作釣海水正漫漫

放歌行

明岳倫

今年北海冰千尺一夜惡風吹作雪樓頭簷栗催燒
 荒今年早得九月糧布花祇給十月初歸來隨手還

人無單衣裹身背無絮妻子吞聲出門去雪壓草苦
火不灼今冬草死春仍活不如一燒廬帳空明年我
馬嘶春風雲石先生中夜起三復歎之三復已燒竹
長披雪竹圖撥灰覓火圍寒爐鐵髯呵霜凍欲折細
兒磨硯指告裂

遊虎窩寺

明張士範

壽峰古刹漢時名幾欲登臨共踐盟天借玄冰寒六
月佛從影石度羣生遠公結社何妨酒緜嶺乘風好
聽笙只恐世人多禪藏山靈不許數相驚

再遊虎窩寺

張士範

憶別山靈二十年重來風景半非前披苔漫滅碑難
識驅虎依稀石可鞭今古常留塵外刹陰陽逆授洞
中天分明計得三生約曾是當年寺裏禪

遊栲栳山

張士範

尋春共約采眞遊杖策看山到上頭近俯長河環玉
帶遙連天險覆金甌觀風四境聞雞犬攬勝千峯入
斗牛古跡徘徊空瓦礫誰將鎖鑰鎮遐陬

石泉覓飲

張士範

幽泉獨湧萬山隈石壁誰將鬼斧開定有神僧曾卓
錫故留我輩此披苔甘分丹井疑淪髓齒嚼冰心欲

懷安縣志 卷八 三
換胎擬取軍持盛一勺洗空塵劫見如來

石山

張士範

芙蓉萬疊許誰登料得幽人到未會洗鉢忽逢功德
水看山如對聖賢僧瑤空清嘯通呼吸斗極高騫入
上乘分付閑雲都掃却青天好駕白龍騰
懸空寺
仙路紆回紀勝遊野心忽被白雲留借將花鳥共詩
料混却河山入望收身外頓償煙水債眉端不掛利
名愁臨高選石舒清嘯恍到瑤臺最上頭

題白雲菴

張士範

物外煙霞誰共攀白衣菴畔自彈冠窗邊蝴蝶頻支
枕松下楞嚴一掩關仙梵響飄空翠杳石鐘聲渡野
雲閒諸天清淨心如水成佛應歸瞬息間

東坡晚照

明孝周潏
廉邑人

陽烏西駛下蒼穹駒隙光陰處處同北苑已無千樹
影東崗猶映半山紅邊城笳鼓春風裏遠寺樓臺夕
照中來日窗前鷄唱曉雲光穿破碧玲瓏

西平早霞

周潏

風靜雲收四野晴曉霞縹緲靄西平爭如月窟飄丹
桂疑似桃源簇繡英色映乾坤紅錦燦光涵宇宙玉

壺明天孫織就雲機巧縱有丹青畫不成

夏口西園

明貢生 閻厚

地僻林深絕冗塵陰陰槐柳蔭山亭風清草砌無須
掃樹隱柴扉不用扇日影晴移花向午落煙雨歇夢
初醒情閒讀罷羲皇傳相對遙峯幾朶青

望山水臨城

閻厚

萬壑齊奔向女牆誰人計肯作苞桑無情最是城頭
鳥猶占高枝噪夕陽

題虎窩寺

明米脂縣 張士第 邑人

只說哦經龍側耳誰知吐法虎移窩果然貝葉非凡

響蠢爾潛形以渡河

枳兒嶺

陸濬睿 邑人

懷安城上鳥啼曉柳樹屯邊行人少行行忽入萬山
中疊巘圍天天頓小越嶺緣崖斷復連高下如盤費
旋繞迴看前路正茫茫何必窮探乃深窅巖嵐絕處
有炊煙策鞭驚起空山鳥

碧潭映月

岳倫

潭水繞四澤盈盈何古今臨溪清見影照月洞無陰
莽莽翳百草時時鳴亂禽中秋時夜黑坐向此披襟

斑石長春

岳倫

精抱乾坤秀靈吞日月英墨花開間錯素質轉晶瑩
秋月流雲潤春山見晚晴何當竹房畔吟玩有餘清

洞天煉藥

岳倫

石洞何年鑿巖陰生碧蕪穿雲妨徑側引燭聽人呼
搗藥杵猶溼吞霞人已無年來有遐思杖履一生吁

神石生雲

岳倫

奇石忽生潤黑雲已撼山乘時自海嶽作雨徧區寰
變態仍無迹巉巖何可攀捫蘿時一坐明月逐潺湲

溫泉冬沸

岳倫

泉溫波沸雲地煥氣長春笛風牛戢戢簔月馬駢駢

周歲仍浮凍四時還綠蘋蒹葭蒼翠裏時有避秦人

虎窩夏冰

岳倫

僧定秋龕冷山靈夜虎馴冰花三伏結石蘚四時新
雲覆千巖雪煙寒萬石磷炎蒸時一過冽冽冷侵人

花山鋪錦

岳倫

晴日山前路花開處處春俗嫌金谷富樸擬武陵眞
柳葉徧溪綠桃花夾岸新年年春社後簇簇看花人

古壘呈奇

岳倫

雉堞前朝壘垂垂瓦礫平王侯宅第盡風雨黍禾生
何爾當陰霧依然出故城興王等流水悽惻暮山清

懷安縣志 卷八 雜詠 七
碧潭映月

國朝林盛
明經林盛
楚黃人

誰爲鑿一畝瀆得不流泉
浴魄常沈月垂形倒着天
含香花映宿呼影鳥來眠
我欲將心洗澄波淨衆緣
斑石長春

林盛

磷磷丹嶂骨簇簇萬年枝
不漏參天幹難摩溜雨皮
元霜紛鳥跡青翠帶虬姿
耄老春無老長榮自歲時

洞天煉藥

林盛

入徑嵐煙秘延齡劇藥苗
仙人曾鶴駕洞口識丹燒
玉棗白雲杳金芝紫氣遙
修真真也未吾欲問參寥

神石生雲

林盛

靈雨微何處西南望裏山
氣能蒸暑熇石不比冥頑
甘霽霏千嶂膚雲慰九寰
幾時龍出海乘爾躍天關

溫泉冬沸

林盛

地靈奪造化泉出傲冰霜
添火源頭活翻珠池上忙
流開三澗洩草長四時芳
晞髮間來浴氤氳夕陽

虎窩夏冰

林盛

古洞雲根邃樵樽六月寒
岩頭滴石髓澗底結晶盤
喧寂人間別炎涼世外看
爲憐夏二子空自遠蹒跚

花山鋪錦

林盛

春光何爛熳淑氣正催芳
雨過燕脂濕雲開霞靄張

懷安縣志 卷八
愛深王武仲妬煞杜秋娘陌上風光好吳歌興欲狂

古塔滌泉

城東南十數里塔高丈餘映水玲瓏相傳內有番書冬生款冬花青碧蒙茸可愛入景中古壘呈奇頗無可詠因綴拓此

林盛

遺構山椒在孤撐象外幽靈泉洞古峽瑤草認丹邱

摩日兼霜冷垂虹帶雨流番書誰辨得滄海想沉浮

故指揮張孟喆婢妙聰墮井詩

林盛

明永樂間沙城堡張指揮孟喆妻妹及婢妙聰

墮井事已詳全生堂記孫太史貞節考標著李

氏而妙聰僅其附及然不有妙聰李氏何以得

全且全主母卽全主人之孤所關甚鉅頃予修

輯邑乘訂錄朱伯璜記然於妙聰終欠闡揚特

於志內列名作傳而又賦此詩妙聰有靈當瞑

目於三百年之後也

耿耿星霜下熒熒燈燭側手披蠹粉餘節義感胸臆

昔在明祖興蜂擁沙城賊張門有姑嫂亭亭矢淨植

相攜墮園井曰無羞內則有婢名妙聰來亦凜女德

顧傷主人公旣壯無弱息母方姪欲媿投井背負亟

嫂浮姑亦全婢死井底蹠賊去繩之起生死俱憫惻

人爲頌姑嫂全生堂紀實後果篤生纓承家繼鼎食

我獨欽彼婢儼同嬰曰識趙孤旣不殄瞑目就鬼域

節槩塞兩間大義光入極勿謂侍嫖卑允堪金屋式
勿誇再生奇再生死者力可憐漸泯沒幾合精魂匿
時已三百載斷簡偶刷拭銀管一長吟英姿來我逼
乃知不朽靈咄嗟千文墨莫言骨已腐邑乘生顏色
石嘴河

國朝柴溝
守備王 柄 宣府人

清溪一道抱山流野岸逢春事事幽仙樹有花難問
種天台無路且登樓新巢處處來飛燕舊浦年年看
浴鷗惟歎長橋車馬客滿頭風土欲何求

沙嘴落雁

王 柄

歷盡山川意未闌秋風此地却悲寒河邊不見蘆千

葉沙上空留雁一灘陣陣穿雲排遠字聲聲叫月起
崩湍殷勤好語他鄉客欲報音書借羽翰

登文昌閣述懷

王 柄

賤子棄稼穡驅車學宦游躊躇仕中路輾軻故多憂
守此塞垣地途窮久淹留力疾策駑馬登臨卒未休
瞻仰帝功業想像邈難傳名尊在有宋初降在成周
廉潔十七世青史盡傳流化身談道德文章決明幽
列宿照塵界餘慶詒先疇巍巍若穹蒼赫赫懷靈修
覆載徧四海感通及柴溝城上東南隅照耀起重樓
簷瓦接雲根柳密鳥爭投綠窗開峻嶺曲水環龍湫

懷安縣志 卷八 雜詠 九
空翠映朱欄皋田抱芳州氣候變昏曉光景凌丹邱
暢懷觀古今坦步復科頭寡欲可忘機萬慮頓覺收
疎嬾存吾拙養生何外求人事苦羈束起舞風颼颼
洞天煉藥 邑令 楊大崑 山東人
還丹仙去不知年遺蹟依稀說洞天藥杵已拋間日
月春風猶記舊山川林間花約霏霏雨谷口猿呼漠
漠煙若道長生有真訣安期海上早應旋

神石生雲

楊大崑

巫夢何年接楚城浮嵐一抹翠雲生天心欲借從龍
便山意緣教帶雨橫影散春陰風乍起氣噓秋潤水

初盈人間正切爲霖望莫令占霓歎輟耕

碧潭映月

楊大崑

水精樓閣月中探鏡影分明映碧潭萬頃寒光澄練
素一壺秋色浸天藍珠呈海底龍應睡橋渡河源鵲
未諳爲憶往時西域使乘槎還到斗牛南

斑石長春

楊大崑

韞玉含章葆此貞一卷贏得幾多春苔痕蘚印經霜
在竹翠松青著雨新秦政有鞭揮不去米家無筆畫
難真相思遙向他山外多少鴻文許泐珉

虎窩夏冰

楊大崑

盤迴路入碧雲層古洞傳聞六月冰自信一陽初凍
解怪來三伏却寒凝風噓巖乳綠珠墜石迸山根斲
玉稜獨此登臨還憚暑敲凌細嚼記吾曾

溫泉冬沸

楊大崑

一脈涓涓萬乳翻正寒天氣有餘溫流波潤解春前
凍劫火燒回地底暄沂水早時風自別關山此日雪
初繁我來欲試蘭湯浴手撥跳珠濬海源

花山鋪錦

楊大崑

東風幾日上林還點綴芳菲到此山柳帶綠霏書帶
潤桃花紅映杏花斑誰家公子拋金彈何處佳人墜

玉環春色欲描描不得七襄機上錦嫵爛

古壘呈奇

楊大崑

關門候吏早應知霧吐雲吞致特奇風雨不堪終古
事山川還憶去年時春畦脈脈生新草飛鳥依依戀
故枝惆悵一坏荒土在行人指點到今疑

虎窩山寺

拔貢 張再良 邑人

壽峯遺蹟居庸外萬仞巔岼不易攀兩洞陰陽違造
物一天寒暑異人間禪林僧到塵氛淨佛殿經繡衣
月閑白額向來親護法至今猶說虎窩山

白龍廟雷應

廟在城北十里聞雷鳴
卽雨農家以此占年

周 潏

雷轟隱隱碧峯巔感化元機未易傳頃刻聲聞惟咫尺須與霖雨徧山川東園綠潤千家井南畝春敷萬頃田靈貺到今留異蹟農家何地不豐年

興甯嶺

周潏

峯巒翠律路盤旋誰作飛橋接塞煙雲過宛如流去浪人登疑似渡歸船冬來雪積山容好春到花開景色妍始信山陽多勝境漫將吟詠副新編

昭化寺

朱大甦揚州人

生平愛入招提境此處先來禮大雄映日豐碑明可鑑擎雲古木勢凌空真詮萬帙函瑤室健筆雙鈎寫

梵宮

殿有晉國堯峯雙鈎梵宮二字廓可二丈字甚工

暫憩僧房參色相階

花漠漠放秋紅

全生堂貞節詩

楊賢容城

胡騎烽塵血滿城二娥從此著佳名貞心共比秋霜肅高節雙懸皎月明花院暫停金翦響井泉深透玉肌清爭知英烈超千古却笑琵琶事遠征

前題

朱澄

織罷迴文下小樓邊烽忽至二娥愁難從錦帳花間隱却向金波井底游羅襪不沾三月浪娥眉同駐一輪秋黃塵已靜胡笳歇身在名全志已酬

石嘴河秋遊

庠生 閻璧星 邑人

地僻南城外秋清快勝尋浮雲聯野壑細雨響疎砧
徑仄緣山峭樓危瞰水深行行渺無盡相對浴沙禽

柴溝堡文昌閣上次韻

貢生 閻 穉 邑人

老眼今朝闊披襟嘯此樓語聲通月聽步履帶雲浮
逸興千尋上豪情百尺頭迎風開戶牖煮茗坐清幽

和朱山人春日登文昌閣

温德茂 邑人

芳春堪引望絕勝在層樓戶接天光近窗連水色浮
曉山青眼底穆柳翠簾頭最是賞心處秋杵響暮幽

輓楊茂春參戎

貢生 喬大體 邑人

烽火逼孤城將軍戰馬鳴身居百二地手握數千兵
罵賊甘膏刃旌心矢結纓忠魂懸日月青史燦芳名

秋日石嘴河山寺

温德茂

野寺形如畫連山秋色遙霜花雜石徑寒水落溪橋
平浦林穿鳥懸崖路引樵徘徊獨未已為愛滌塵翳

遊虎窩寺

拔貢 張九德 邑人

繫馬禪林信步遊蕭蕭風雨已經秋招提空紀前朝
蹟何處談經石點頭

撲來山爽渾難勝萬壑陰森虎氣騰膽力誰如心冶

壯明侍講張心冶 攤書會此對峻嶒

叢林環抱路崎嶇野草繁花到處鋪
下瞰村墟眞是小原來身近九天衢

居庸關

張九德

六年承乏守荒甸居庸關外行將遍
鎖鑰北門最險奇千崖萬壑成天塹
亂石林立四十里往來異獸山頭見
大石當路如虎熊小石紛似羣羊竄
車輪搖曳石林中覆轍相循那能鑿
馬行流汗或穿蹄磔磔稜角隱還現
十步乘騎九步行喘息聊喜依荒店
此道中人殊煩勞利名牽之何足厭
昔曾鑿石鱗次修工成未及雨經秋
夏雨滂沱山水漲大石沖激堆城頭

山間沖出石如鼓戰聲五花八門列
成石陣催貔貅強於十萬之師擁宣
府土木之變會無集矢報邊仇昔之
石道奔且走流水聲中亂如吼運土
曾隨高下鋪亭午鋪平夕烏有馬牛
羊羣雜沓來冲過塵飛無寸土石不
能修土難填安得五丁開山手天生
險道抱邊城人力不可與天爭疆域
每留扼要地扶輿盤結自分明宣府
關山險最多一夫當關賊難過闖賊
直入闔無人誰實引之可奈何守險
在人賊可殲山河陵谷何曾變亞夫
細柳趙金城控制邊方有勝算

宣府鎮

張九德

懷安縣志 卷八
南城西北控燕都吹角清秋落日孤尚憶武皇巡玉
塞親從鎮國剖金符宮花御柳今蕭瑟虎圈鷹房舊
有無邊事百年虛想像誰誇天險塞飛狐

太宗飲馬長城窟行

張九德

塞外悲風切交河冰已結瀚海百重波山陰千里雪
迥戍危烽火層巒引高節悠悠卷旆飲馬出長城
寒沙迷騎迹朔吹斷邊聲煙塵清玉塞羌笛韻金鉦
絕漠干戈戢車徒振原陞都尉返龍堆將軍旋馬邑
揚麾氛霧靜絕石功名立荒裔一戎衣靈臺凱歌入

馬獻圖妻楊氏節孝詩

增生 馬亨運 邑人

大雅先生女楊家特出兒温恭含性質淑慎發天姿
膝下承歡日工餘講學時二南成習誦四子讀無遺
未熟柔嘉則焉能敬戒之曾聞多識字不意更吟詩
道韞原爲友斑姬定作師可憐松竹品忽變雪霜枝
喜懼渾歸孝憂勞總是慈亡人猶未也逝者竟如斯
志苦青年度心貞白髮期旌揚昭鉅典爲爾乞恩施

寒笳

孝廉 張學銘 邑人

遊牧霜郊尙未還朔風吹徹九重關河流幽咽冰千
疊部帳嚴寒月一彎戍堞幾回疑畫角征人何日賦
刀環拍來十八尤悽切目斷鴻飛雪滿山

臘八粥

張學銘

臘日欣逢八齋厨釜粥盈饋宜僧弟子浴爲古先生
灌頂慈雲護澄心勺水清脫綳惟夏假作會又嘉平
供勝青精飯攪疑玉糝羹梅鹽隨處餉蓮鉢幾回盛
社想崇朝結鐘非飯後聲酥凝誇餅餤糜爛碎瑤瓊
弓樣雙雙茁蘭香箇箇評甜應添蜜棗酸好雜霜橙
揮汗殊當暑祛寒異冷飴緇林千座設熅火五更明
風物闍黎創晨炊里閤行比鄰沿舊典豐歲飽新秔
色莫膏油泛投須果實羸甌開霞欲散匙滿雪翻輕
猪尙憑闌豢貓剛此際迎五辛盤待薦七寶席先橫

淡遜胡麻潔濃逾麩麥成辨偏嗤石氏乞不厭真卿

聖德頻施惠

宸聰澈下情寒天曾設厰捨

食爲安氓祭古曾聞戍呼今免向庚窮簷歡

澤

沛生佛萬家名

石雞

張學銘

形本如雞以石聞山林棲息隊紛紛莫疑叱起羊同
幻更怕飛來鶴立羣名向三生緣早結養誇五德像
難分踞踞忽聽呼雛急冒雪冲風入凍雲

甲戌重九陪縣幕諸君子登懷城文閣

用迴文體

山長

程燮奎

湖北人

長垣塞上閣流丹勝會高登共醉歡黃葉落庭邊地
迥白雲浮嶺暮天寒囊空媿我仍茱佩盞酌邀人倩
菊餐良日九秋清極日疆關入望一憑欄

郊平落照對窗虛倦倚樓時動感歎匏繫一方殊困
轍菊看三度浪浮居巢營燕幕危如客帛寄鴻征遠
盼書膠漆等形忘泛梗交深共集慶連茹

年來盼約會看花碌碌猶輸一著差天外境寒俄白
露客中忙負却黃華懸檐四面迎風急瘦嶺千林映
日斜前殿綺輝騰列宿仙飛入閣煥文霞
紗窗啟瞰俯邊疆望處高如不隔墻沙白捲風催去

雁草黃鋪水渡歸羊斜陽夕照遙開牖緩步聯吟快
舉觴遮莫遠峯齊向對車停且喜共翱翔

重陽登呂祖閣

邑令英 棨 滿洲人

甲戌之秋屆重九重九登高必山阜懷山山勢不嶙
峴不若城垣堪騰蹂城頭建立閣崔嵬供奉純陽年
已久重陽之日薦馨香率屬同寅九頓首冠裳肅肅
禮拜虔拈香焚帛三獻酒祭罷從俗飲茱萸羅列盃
盤旨且有坐中文武亦言歡客俗惜無八叉手憑欄
遠望列錦屏四面山光排戶牖東籬不見菊花黃徒
令詩人呼負負憶昔叢臺快登臨詩酒徜徉攜吾友

懷安縣志 卷八
分題拈韻咏黃花觥籌交錯酌以斗會幾何時境變
遷佳節依然人已否明年重九又何之仰天頻問天
緘口天不言兮人已知留則安然去則走洛陽雖好
不爲家傳舍終難常共守我似長空一片雲任風吹
去無根紐又如傀儡登戲場憑人移弄爲木偶船唇
衝破雪浪痕馬走踏徧蒙塵垢山徑崎嶇水汪洋嚴
寒酷暑身親受歷盡艱辛逾廿年餞者折盡橋邊柳
唱徹陽關曲更新行人反覺顏之厚何時可以賦歸
兮欲效淵明嘯畝畝元亮不屑五斗粟田園猶可歸
耕耦我無寸隴何能耕歸卽妻孥乏藜糗爲貧無奈

且折腰但求於物無所苟窮通總是聽自然何必嘵
嘵力分割與世處之無混淆居恒懍懍自繩糾惟以
詩書養性靈靜對古人省无咎今我登臨發牢騷默
向仙人虔拜叩仙人笑我太癡呆不必思前復慮後
隨緣而度隨遇安更要精神頻抖擻國而忘家公忘
私自然到處名不朽

懷安元宵玉皇閣觀燈火卽事

程燮奎

玉皇閣上雕甍絢玉皇閣下游踪徧須彌芥子一燈
傳幻作百千億萬優曇現元宵絃管罷歌臺臺前平
地走輕雷鉦鼓鏗鎔獅子吼燭龍下降天閭開蜿蜒

起伏游丹壑赤舌撩雲歎珠薄頃刻開成墮地花須
與爆盡穿籬籊當場遊戲一局終怒猊斂迹蛟潛宮
觀者如堵駐不去諠沸欲亞洪濤風立竿見影衆目
睹海上巨鰲擎八柱草蛇灰線渺無痕蒼狗浮雲渾
不住燃燈妙手散花仙引動全神一髮牽燭火之光
耿耿耳別開世界三千復大千雜花滿樹真奇格不
種金蓮種松柏博山爐藝芝蘭青夜光盃映葡萄白
忽然城郭離人間若有人兮金甲環牛奔燕壘救不
得詎令一將能當關祝融飛渡緣竿起疾雷眞不及
掩耳紛紛礮擊赭鞭揮迅速煙雲俱滿紙此時此際

五色迷上復上兮登丹梯乍如銀瓶迸水瀉地千孔
地欲裂又如晶鏡飛空去天尺五天爲低縱橫馳驟
難名狀旌旆飛揚神亦旺鬧時偏有靜時觀一騎朱
輪下元閭牟尼盈串綴西東分列紗籠燧炬紅就中
軒然大波起流星貫月摩蒼穹危峯十二躋絕頂上
有元燈光炯炯靈犀照耀鼉鼓鳴彪虎怒突驪眠醒
盤紆的爍俱純青霞標高矗催雲駟扶搖直上轆轤
轉天花亂落形無形是誰怪誕逞譎詭撫掌大笑觀
止矣一朵紅雲捧至尊如是我聞皆大歡喜

花山鋪錦

拔貢

宗光照

邑人

西竺舊標蓮世界洛陽夙擅錦風華那知下洛山間
卉能備羣芳譜上花密展地茵層磴接高張步幃五
峰遮洞天靈淑皆香國更毓人文製蔚霞

洞天煉藥

宗光照

奇峰左股割蓬萊第幾重天古洞開到此通靈成大
藥人居絕俗脫凡胎煙霞世外真仙矣鷄犬雲中亦
快哉瑤草琪花隨採煉優遊不計劫飛灰

斑石長春

宗光照

山本無松卻有松化工妙託畫工踪松原可化一拳
質石又能涵五鬣容俯拾斑斕生片片常看蒼翠印

重重四時合號恒春樹米老還應拜此峰

碧潭印月

宗光照

一潭一月千潭千朗印從知處處然但到晦霄規盡
隱獨窺靈窟魄仍圓銀河鏡影方交匣碧水珠光自
照淵欲叩圓靈窮妙相吳剛倚樹正酣眠

溫泉冬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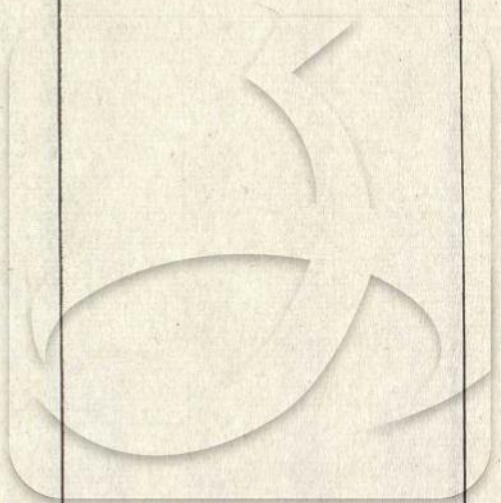
宗光照

漫羨清華獨擅長靈泉汨汨亦如湯沸騰不爲三冬
沍和煦恒通一脈陽定有溫犀噓浪活應涵煖玉折
流方浴沂好繼高賢躅遊詠春風撰異常

虎窺夏冰

宗光照

虎邱端爲劍騰精氣具西山復擅名冰結非關風壯
丑金寒偏應夏占庚聽原狐待曾聞昔語可蟲呼始
發盲畏景何須愁熱惱登盤一飲跡心清
神石生雲
斯石無端似鬱林晴披絮帽雨披襟氤氳信合雲根
喚縹緲幾難色相尋花樹溟濛春漠漠山村罨畫夏
陰陰誰云高妙空怡悅觸起還爲濟旱霖
一古壘呈奇
沙黃草白極茫茫空闊秋郊古戰場想見連營橫大
漠猶存壞壘挂斜陽傾欹尙倚將軍樹崩壓應埋甲
土鎗一樣春蕪成牧野至今高下散牛羊



懷安縣志卷之終

知懷安縣事長白蔭祿續修

志餘

八景附

易首連山書亡典寶詩逸新宮記補考工春秋存郭
公夏五載籍極博其軼之見於他說者聖人猶不沒
其名下至稗野之流文不列於正史而旁徵博引間
亦多所發明正不得以無稽之言概之也懷安塞近
螭螭羌無故實卽偶得一二載筆者輒輟毫棲牘不
敢傳疑然往牒雖淪而近代相沿說不可廢設並此
一二可存者而亦去之何足以屢輿論而資軌訪乎

懷安縣志 卷之六
夫橫艾淹茂援以紀年書肆說鈴取以述異志不足
而以餘補之雖方言瑣事未必盡齊東語也故兼及
之

德玉不知何許人相傳成化間縣西南壽峯山林木叢
蔭有虎據之玉入山立虎前曰余欲卓錫於此盍相
讓虎據如故玉又曰否卽食我虎復如故玉乃至前
澗沐浴畢趨虎曰余身淨可食否則讓地宜亟虎垂
首靡牙而去玉結庵以居而山與寺遂易今名

元史百官志陽門織染局提領主之宣鎮志萬全左衛
有鷹房皆元代遺跡也今不可考

英宗自大同還車駕駐萬全左衛金齒衛知事袁敏請
留精兵扼其衝車駕疾馳入關王振不納六師遂覆
嘉靖時廬陵譚公學巡按宣大將之雲中駐節於懷翌
日觀兵西郊見市架木張燈吹鐃伐鼓千人聚沸咤
訊其故云舊俗元宵會夜費數十金不足也譚喟然
曰浮靡陋習導人以淫不可爲訓頃刻嚴飭括所釀
金約百兩餘於學宮東北置隙地建啟聖祠

李副將者亡其名戰被圍所乘之馬驀澗而出遂得生
還後李卒其妻捨馬於關帝廟道士馮清潤豢養之
迨馬死妻泣視掩瘞

郝貸郎者亡其名以貨籠爲業人遂名之狀貌魁梧年一百有六歲衛官張天柱愛其多壽衣食恩養破爲營葬

城西有火燒王進士里居相傳進士某係火燒禮闈時中式者爲岳太常公之婿今後裔邈無可考

李斌成化間新甯村人幼孤好釋教徒充上房堡邊運每遭厄險不能傷益衷心奉佛撰經偈數卷人信從之皈其教者遍山後焉妻王氏無子有二女亦好善行年五十四一日忽語人曰某日長與諸君別矣屆期果然葬本堡坤隅其塚巋然尙存

閻自治隆慶時人柴溝堡黃鑾莊武舉繼娶婦張氏治有三子芳萃茂皆前室出張鞠育成立不減親生萬厯庚寅六月大雨城崩自治與萃茂俱被壓張急救無術號呼徹天芳自外歸泣慰之張付以後事畢亦墜城死夫婦並棺而葬遠近哀之其不與旌典者或疑歸閻係再醮云

李瑤布政公綸之父貿易懷城歲杪買銀硃於宣鎮司櫃者誤與一封倉卒攜歸啟視則銀也時已除夕星馳還之

張善侍講公士範父官廣文新生貧以妻釵爲贄善曰

懷安縣志 卷之四
汝爲秀才妻正好簪此爲榮失之能無悒悒乎不受
崇禎七年東兵從雲中來不攻懷城而獨屠左衛相傳
柴溝守備王某者有良馬參將索之不與因搆怒懼
禍一日托名查邊單騎逃赴東營其攻城鄉道者王
也王之妻子皆在懷城而左衛有夙怨焉

懷城一士人家偶獲遺稿云崇禎七年七月初八日東
兵攻懷有義勇張士和張士華張士秀張振業張振
道等率鄉兵禦於東草溝九溝山等處八月二十八
日又戰於竹林寺斬獲一頭目首級閏八月十六日
巡撫焦源清巡按米助國巡道范鑛總兵張全昌驗

賞敘功二十二日奉旨委查以斬獲頭目與散級不
同張振業以功敘校尉將軍據此則人傳王某鄉導
之說又未確也

懷之左衛東有大阜土人掘地常得銅鐵古器物亦間
有金玉

按此地自晉元南渡後爲沙陁割據或爲陵寢或
爲臺榭世遠年湮漸成高阜滄海桑田理有固然
也

康熙三十一年縣之西北趙家坡民耕田得鐵雲板一
重二十觔餘鑄楷書數行後有平隆二年造五字

攷歷代建元無平隆年號惟完顏亮改元正隆或
者訛正爲平抑或鐵入土易腐字畫模糊而不可
辨事皆未可知也

城西二十里趙家坡瓦石成纍土人稱花姐廟相傳明
有女名花姐者居此親眷以騎迎至後溝欲淫之花
姐躍入溝死人嘉其烈於所居立廟今廟圯而名存
焉

左衛紅塘山夾溪有一石磴上有古寺俗名爲文殊纏
相傳常出怪異住持偶萌不正卽不敢棲息其中

城東南北口山中多產刺梅花春時馨香遠聞花亦豔

麗宣府賣花者常來取之

南城門右扇嵌石一塊有天交二字潤則有雨不知其
始

瓦窰溝有塔鐫統和六年字樣

平頂山古刹不知建自何時其廟署書唐尉遲敬德監
造

按神堯建造祠宇委鄂公監督者甚多今北土人
凡有營繕每注其名猶築墻垣之書姜太公也竟
目爲鄂公監則誤矣

順治初固倫公主欲駐柴溝爲家於堡城四牌樓西北

造建府居並圈占民田居二載餘仍歸關東府基田
地得歸故主

懷城柴溝堡三面洋河盤折澗洞花山鋪錦於西溫泉
漾綠於東明秀之概甲於宣郡閒遊石嘴河邊寺樓
瞰野河水潺湲沿溪而西蘆葦搖青時有鷗飛鶩伏
白小吹波儼然南國風景

康熙六十年賊有越東洋河口者士民等追獲八名知
縣吳行文立案將東洋河差徭永行豁免勒石以誌
之

縣屬關帝廟有石約三尺許其形方色碧而淡六面皆

有龍形九龍一首勢甚蜿蜒瑩然可寶

前明馬市在東洋河堡北嘉靖年郎中楊繼盛疏請罷
市未允嗣因蒙漢出入邊界甚不便事乃寢今遺趾
尙存

縣屬第九屯龍神廟有石柱鐫大明天順八年字樣
八景附

洞天煉藥 城西南雲頭山陽有斑石洞窈然而深中
通天竅雲容隱見花藥紛披旁有石牀爐具相傳唐
時呂仙曾煉丹於此

神石生雲 城西南雲頭山奇峰聳秀一抹空青山雨

懷安縣志 卷之九
欲來峽雲乍起遠望縷縷如絲天風一噓瀾漫谿谷
米家圖畫未能彷彿一二也

碧潭映月 城西七里潭水澄清鬚眉可鑑新秋月落
波中上下天光一碧千頃饒有瀛壺氣象

斑石長春 城北十里栲栳山青如刷眉綠猶點黛石
紋錯繡疑竹疑松雖經四時霜蘚其色益以斑斕

虎窩夏冰 卽虎窩山水洞也巖乳涓涓入夏凝凍如
串珠如晶簾如琉璃屏寒光瑩徹炎夏至此不覺遍
體清涼矣

溫泉冬沸 泉出柴溝堡之北沙城春夏涼如常水入

冬則煖氣氤氳然如鑊底湯矣

花山鋪錦 山在城西三十里上有龍池下有花姐廟
地多花草春夏之交幽芳競發綠縹紅嫣宛若天孫
雲錦

古壘呈奇 城東二十里舊縣城也百年廢壘遺闔相
傳常有雲氣籠護其間每當昧爽晴霞未升行道者
時時見之侈爲奇觀云



湖海貝心形石古碑之

縣常有書其碑其間時常相與謂謂未代行旅者

古碑至若 湖東二十里舊碑姓女百半碑碑碑碑

書論

碑形如耳表夏之夜臨其碑碑碑碑碑碑碑碑碑碑碑

芬山論論 山在城西三十里上有廟碑下有公賦圖

多則其碑碑碑碑碑碑碑碑碑碑碑碑碑碑碑碑



皇朝文獻通考

卷之六

七

